剡源集

附札記

一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剡源集

附札記

(一)

戴表元撰

本館據宜稼堂叢書本排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剡源集三十卷元戴表元譔表元字帥初一字曾伯慶元奉化人宋咸淳中登進士乙科除建康教授遷臨安又遷行戶部掌故國子主簿皆以兵亂不就元大德中以薦除信州教授調婺州移疾歸再以修譔博士薦不起終於家事蹟具元史儒學傳表元所著剡源集明初上於史館宋濂曾序而刻之凡二十八卷其版久佚此本乃嘉靖閒四明周儀得其舊目廣爲蒐輯釐爲三十卷表元後裔洵復梓行之王士禎居易錄稱海寧刻剡源集四卷乃黃宗羲所選錄非完書也表元少從王應麟舒岳祥游學問淵源具有授受顧嗣立元詩選小傳稱宋季文章氣萎薾而詞骫骳帥初慨然以振起斯文爲己任其學博而肆其文清深雅潔化朽腐爲神奇閒事摹畫而隅角不露尤自祕重不妄許與至元大德閒東南之士以文章大家名重一時帥初一人而已又引宋濂之言曰濂嘗學文於黃文獻公公於宋季詞章之士樂道之而不已者惟剡源戴先生爲然云云於元人之中推之獨至今觀其詩文信嗣立所論不誣也

元史本傳

戴表元、字帥初、一字曾伯、慶元奉化州人、七歲、學古詩文、多奇語、稍長、從里師習詞賦、輒棄不肎爲、咸淳中、入太學、以三舍法、陞內舍生、既而試禮部第十人、登進士乙科、教授建寧府、後遷臨安教授、行戶部掌故、皆不就、大德八年、表元年已六十餘、執政者薦于朝、起家拜信州教授、再調教授婺州、以疾辭、初、表元閔宋季文章氣萎薾而辭靡骫骳、弊已甚、慨然以振起斯文爲己任、時四明王應麟、天台舒岳祥、並以文學師表一代、表元皆從而受業焉、故其學博而肆、其文清深雅潔、化陳腐爲神奇、嘗而始發、間事摹畫、而隅角不露、施於人者多、尤自祕重、不妄許與、至元大德間、東南以文章大家名重一時者、唯表元而已、其門人最知名者、曰袁桷、桷之文、其體裁議論、一取法於表元者也、表元晚年、翰林集賢、以修撰博士二職論薦、而老疾不可起、年六十七卒、有剡源集行于世、當表元時、有四明任士林者、亦以文章知名云、

戴剡源先生自序

先生姓戴氏名表元字帥初一字曾伯其世譜可知者六代祖居奉化縣小方門三傳而徙坊瑯又再傳而徙剡源之榆林先生生淳祐甲辰五歲知讀書六歲知爲詩七歲知習古文十五始學詞賦十七試郡校連優補守六經諭即厭去遊杭作書言時政激摩公卿大人無所避杭學每歲貢士得三百員試禮都中者十人入太學謂之類申二十六歲己巳用類申入太學明年庚午試中太學秋舉歲終校外舍生試優升內舍辛未春試南省中第十名五月對策中乙科賜進士及第授迪功郎昇學教授癸酉冬起昇及乙亥春以故歸舊廬改杭學教授辭不就既而以恩轉文林郎都督掾行戶部掌故國子主簿會兵變走避鄰郡及丁丑歲兵定歸鄞至是三十四歲矣家素貧燬劫之餘衣食益絕乃始專意讀書授徒賣文以活老稚鄞居度亦不可久遂買榆林之地而廬焉如是垂三十年執政者知而憐之薦授一儒學官因起教授信州噫老矣大德丙午歸自信州時體氣益衰而婚嫁漸已畢即以家事屬諸子使自力業以治養具然性好山水每杖策東遊西眺不十里近才數百步不求甚勞意倦輒止忘懷委分自號曰剡源先生因以名其集或稱貢野翁充安老人云

重刻剡源集序

余自垂髫時游澤宮見祠所謂剡源先生者歸言之家大人始知其爲先世也稍長見其遺文一二因訪求其全藁始知有剡源集宋景濂學士爲司業時嘗敍而刻之太學而竟無從得之既而友人周羽可好其文極力訪輯頗得其全而多所訛脫余嘗從借得手抄之日夕覽味始知前輩爲文其命意搆辭必有準繩不苟馳騁以衒奇巧每欲刻之以程後進而力未能也邇以承乏來典南太學事因求宋公所刻遺板而無有矣乃稍加校訂命工鋟梓以完太學之舊嗚呼先生舉宋咸淳進士未幾而國祚遷改東西奔竄甘於窮老時江南搜訪人才使者如織先生名傾一時而竟不之及晚乃強就一儒學官而無何卽棄去此可以窺先生之心矣晉陶元亮辭爲彭澤宰而日娛於詩酒千載而下非有精詣之士孰能知其解哉余嘗謂淵明非詩人而先生亦非文士蓋無意於詩文而詩文自不得不工者此所以爲難及也余故因刻既成而敬識之以告世之學詩文者萬厤辛巳春仲四明剡溪後裔戴洵謹敍

刻剡源集小引

剡源先生集集宋剡源戴先生作也先生生淳祐中以舍生高等登進士乙科累教授建康臨安而雅好山水間一濡毫摛藻爲古文辭若詩往往匠心而成追古作者有鼇秅林然先生輒又斂帚視之故非以此獵人世名者至世之升沈晦顯倏忽變態之當其前一視如飛霞飄風歸于烏有也以故趙孟頫黃文獻諸公一稱先生爲江南夫子一樂道先生不輟及郡國志乘所記載先生高標逸韻如丹霄紫霞中人不啻古所稱田子方魯連之匹爾先生於仕進既澹如又不喜標揭爲名高遂令曠世後無知先生者迄于我明宋潛溪氏爲一代鉅儒博綜羣籍搜訪遺編得先生之文于殘篇斷帙之中序次而表章之顧于今幾三百年所而先生諸作炳然藏于國史副在名山直與前代作者韓歐諸大家並垂不朽其於人世名又烏乎逃焉語有之日月之光匪爝火雨露之澤匪桔槔所從來遠也先生歿數世有孫愚齋公起家進士爲明天子侍從之臣尋擢司成教兩都國子敦行古誼以身率先士自勝冠以上爭自修飭以期無負司成公教而礪亦承乏南雍備司成公屬叨受知遇謬膺校閱得縱觀先生之文而因知司成公所以有今日者其樹德發祥蓋有本歟司成公不以礪不文屬爲之引顧安能爲先生志萬一而懇寢司成公命輒拜手僭引其端云萬曆辛巳仲秋賜進士出身迪功佐郎南京國子監助教後學東吳周汝礪頓首拜書

戴剡源先生文集序

濂嘗學文於黃文獻公。公於宋季詞章之士。樂道之而弗已者。唯剡源戴先生爲然。濂因日購先生之文。絕不能以多致。會有詔纂修元史。命濂總裁其事。事有闕遺者。遂以上聞。遣使訪于郡國。竊以謂先生著作。有關於勝國宜多。乃屬使者入鄞徧求之。鄞先生鄉國。庶幾有得之者。曾未幾何。果以剡源文集二十八卷來上。濂始獲而覽焉。因而作曰。辭章至於宋季。其敝甚矣。公卿大夫視應用爲急。俳偶以爲體。偶儷以爲奇。靦然自負其名高。稍上之。則穿鑿經義。襞括聲律。孳孳爲華世取寵之具。又稍上之。摭掠前修語錄。佐以方言。累十百而弗休。且曰。我將以明道。奚文之爲。又稍上之。聘宏博。則精麤雜揉。而略繩墨。慕古奥。則刪去語助之辭。而不可以句。顧欲矯敝。而其敝尤滋。私自念詞章在世。如日月之麗乎天。雖疾風暴雨動作無時。將不能蔽蝕其精明。獨怪夫當時之士。奚爲乏一人障其狂瀾耶。復念豪傑之士。何代云無。區區所見孤陋。故鮮能知之。非誠然也。及覽先生之作。新而不刊。清而不露。如青巒出雲。恣態橫逸。而連翩弗斷。如通川縈紆。十步九折。而無直瀉怒奔之失。嗚呼。此非近于所謂豪傑之士耶。蓋先生七歲。即知攻文。咸淳中入太學。以三舍法。升內舍生。既而試禮部。第十人。登進士乙科。調教授建康府。又遷臨安教授。行戶部掌故。皆不就。會宋亡。爲元執政者薦之。起爲信州教授。先生年已六十一矣。尋遷婺州。以疾辭。後六年。終于家。初先生既擢第。憫宋季詞章之陋。即濯然自異。久之。四方人士。爭相師法。故至元大德間。

東南文章大家皆歸先生無異詞先生之沒僅六十年已罕有知其名若字者殊可哀也濂在史局既命彙入儒學傳中及司業成均復將錄其剡源集者歸以示諸人而先生之鄉有夏君閱者來爲國子學正方與先生之孫資先謀刻于梓夏君遂以題詞爲請且謂知先生之深者唯黃文獻公公既不可作子幸無讓于是忘其僭踰而爲序之如此嗚呼豐城之劍荆山之玉縱埋沒泉壤爲已久神光上貫於霄漢者終弗能掩也其先生之文之謂乎先生諱表元字帥初一字曾伯慶元奉化州人

洪武四年秋八月望日金華後學宋濂謹序

重輯戴剡源先生文集序

余自束髮時耳先進言卽知邑有鄉先生曰戴剡源先生者云元史傳先生學博而肆爲文清深雅潔化陳腐爲神奇及閱邑志得中所載先生文一二讀之誠然矣誠然矣雖然先生之文不特志所載已也意先生里中人染化爲近必有悉得先生之文者於是詢之先生里中人里中人弗知先生文矣卽知亦罕有藏者乃更詢之文學士文學士有錄先生文者矣錄非先生全也嗟夫先生之文矯訛翻淺宗旨道原明體發微矩式才彥若大車行途而險者易者弗能舍也若利器宜用而大者小者弗能外也若布帛菽粟資民生活而千百世弗能越也乃今溯先生之沒僅二百餘載耳而先生之全文卒不可得而見豈先生在當時祕重著作不妄與人以故修文之士罕有常誦終鮮流布也與哉噫非然也文之上下隨乎時時之取舍存乎人人之輕重由乎世世之崇尙係乎好尙不以好而世之重者輕矣世罔攸重而人之取者舍矣人不知取而時之上者下矣先生起家宋咸淳進士未幾而元胡當王明賢淪喪則時非熙隆之時世非熙隆之世而人非禮重文學之人知先生者惟趙孟頫氏以江南夫子歸先生耳他何能尙可俾世流布也耶此先生甘心窮約屢遷居止爲避地計而終不肯以文字獵名人間其先生不得已之意乎至我明德隆盛彰文起學始求先生之文采入史館而太史宋景濂氏復序首簡以表先生於是學士大夫旣知有先生而又知有先生之文矣然布之未廣而家謄人錄之卷或散于衰微或壞于水火往往好

尙文學者知重先生而不克得先生之全文以資多識也嗟吁惜哉嘉靖丙辰余過進士家偶得先生全集之目閱之輒躍然喜曰此足以綜先生之文矣乃持是博訪苟有所得無論單篇斷牘卽手抄之積至十五六年而先生之文始全矣獨詩集一部僅備諸體而散落尙繁然後之人有能舉一而知三者出焉則先生之詩教可無限也隆慶壬申余承乏西蜀遂攝之官退食之暇復躬校閱區分類聚勒成三十卷命吏繕寫獲成全集庶幾後之學者知四明文獻有如先生而軌範文章不獨韓蘇諸大家爾矣因爲之序以識始末云萬[illegible]元祀歲在癸酉夏孟四明後學華東周儀羽可甫書于巴渝之官舍

剡源集目録

元史本傳
剡源先生自序
第一卷
記
仁壽殿記
奉化州學興築記
和靖書院記
美化書院記
稼軒書院興造記
銀峰義塾記
洛陽獨樂書堂記
溧水州中正堂記
當塗戶曹掾續題名記

奉川驛記
三江鹽場興造記
臨池亭記
寒光亭記
耿氏時思亭記
喬木亭記
紫芝亭記

第二卷

記

遺安堂記
秀野堂記
清華堂記
質野堂記
愛蓮堂記
廣心堂記

居清堂記
陳氏不礙雲山堂記
水心雲意樓記
困學齋記
清容齋記
養心齋記
學古齋記
愛日齋記
謙益齋記
第三卷
記
清峙軒記
容膝軒記
餘軒記
省軒記

清茂軒記
恕軒記
蒼翠樓記
充安閣記
松風閣記
拂雲閣記
潛窩記
壽樂行窩記
芷屋記
擬晉山房記

第四卷

記

陶莊記
董可伯隱居記
玉林記

蕺隱記
冰谷記
文溪記
西村記
秋山記
中枝山葬記
丹泉墓記
唐畫西域圖記
崇勝寺長生燈油局記
山陰慈恩院法華會記
寶陀山所見記
損庵記
竹溪道院眞武祠記
順寧庵記
西原庵記

第五卷
記
會稽唐氏墓記
敷山記
戴氏剡源張村葬記
小方門戴氏居葬記
計籌山昇元報德觀記
程母二夫人祠堂記
固海宿雲山崇勝寺記
天壽報本寺記
法華寺興造記
第六卷
記
杭州祐聖觀記
婺源羊斗嶺施水庵記

重建瑞龍威德寺記
邢州秀野堂記
徐氏報恩閣記
此樂堂記
冰雪相看之居記
晚香堂記
先天觀記
虛室記
第七卷
序
春秋法度編序
通解寤辨序
讀易蠡測序
左氏窺斑序
于景龍註朱氏小學書序

陸宣公奏議精要序
汴略序
急就篇註釋補遺自序
左氏蒙求序
伍典蒙求序
昌國應君類書蒙求序
奇童烈女寶鑑序
程宗旦古詩編序
趙子昂詩文集序
尚書小傳序
天原發微序
先天圖義序
老子原旨序
王伯善農書序
禮部韻語序

齊東野語序
第八卷
序
潘可大孫子釋文序
大學中庸孝經諸書集解音釋序
仇仁近詩序
初寮王先生摘稿序
方使君詩序
桐江詩集序
周公謹弁陽詩序
張仲實文編序
趙君理遺文序
陳無逸詩序
李時可詩序
胡天放詩序

張君信詩序
張仲實詩序
白廷玉詩序
陳季淵詩序
第九卷
序
湯子文詩序
陳晦父詩序
洪潛甫詩序
許長卿詩序
李元凱詩序
董叔輝詩序
趙生詩序
國南仲詩後序
長汀和漁歌序

朱伊叟詩序
劉仲寬詩序
方端叟詩序
吳僧崇古師詩序
圓至師詩文集序
魁師詩序
珣上人刪詩序
珣上人再刪詩序
余景游樂府編序
王德玉樂府倡荅小序
第十卷
序
富春孫氏族譜序
秣陵翁氏譜序
李氏族譜後序

臧氏家集序
裘中雜詠圖詩序
旌表節婦徐夫人詩序
賈母滑氏夫人詩序
東平杜氏祈岱宗事序
楊氏池堂讌集詩序
牡丹讌席詩序
八月十六日張園翫月詩序
北山小序
遊雲門若耶溪詩序
遊南巖詩序
陵陽牟氏壽席詩序
城東倡和小序
遊蘭亭詩序
客樓冬夜會合詩序

第十一卷

序

王丞公避地編序
王敬叔詩序
顧伯玉詩文稿序
紫陽方使君文集序
恆莊詩序
千峯酬倡序
陸孟孫字士宗序
袁鈞字德衡序
史景正字序
陳處度字序
王一初名字序
曹仲達字序
袁氏子字說序

史昭父字序
王仲昭字說序
第十二卷
序
陳公輔字序
陳養直字序
陳同與其弟周字序
字三友序
陳景惠諸子名字序
陳氏三子字序
趙氏二子字序
曹氏四子字序
唐氏十子字序
凌氏二子字序
朱使君七子字序

張訓之字序
道上人字逢原序
陸原章字序
送袁伯長赴麗澤序

第十三卷

序
送屠存博之婺州教序
送白廷玉赴常州教授序
送盛元仁赴吉水教授序
送杜子問赴學官序
送杜孟傳之石門洞序
送高虎臣序
送趙生遊吳序
送賈敏求序
送貢九萬詩序

送孔明遠序
送唐君儒序
送王子慶序
送陳養晦遠遊序
送鄭若晦遊建業序
送鄭聖與遊闕里序
送方中全北行序
送張叔夏西遊序
送王月友遊華陽洞序
送羅壽可歸江西序
送葉茂叔之淮安序
第十四卷
序
送鄧善之序
送貢仲章序

送曹士㠯序
送吳州判還番陽詩序
送趙學古歸永嘉序
送老廿秀才序
送宋吾省序
贈曹子貞編修序
贈黃彥實序
贈槩子敬序
贈相士歐陽生序
贈談星者謝生序
贈李公度歸三茅山序
送郭以南爲道士北遊序
送慶上人謁陳使君序
送恩上人歸雲門序
送子儀上人北遊序

朱尉開伯求葬親費序
送鉛山王亦詵歸鄉序
送柳道傳赴江山序
送鄭南仲赴昌化主簿序
送謝仲潛序
第十五卷
墓誌
安陽胡氏考妣墓誌銘
曾君墓誌銘
吳君墓誌銘
楊氏考妣墓誌銘
游縣丞墓誌銘
故玉林項君墓誌銘
故禮部進士徐君墓誌銘
游鄉貢墓誌銘

第十六卷
墓誌
吳儒人江氏墓誌銘
單君範墓誌銘
趙君理墓誌銘
陳府君功父墓誌銘
伯妣袁氏夫人遷葬墓誌銘
故道錄章公墓誌銘
康濟甫墓誌銘
故瀏陽教授李君墓誌銘
樓府君墓誌銘
孝善胡先生墓誌銘
張允甫墓誌銘
李思宣墓誌銘
第十七卷

墓表　墓碣
宋氏墓表
徐使君墓表
五山陳公墓表
徐耕道遷葬碣
周府君碣
第十八卷
題
題繆氏族譜
題新刊袁氏孝經說後
題徐可與詩卷
題陸渭南遺文抄後
題呂復初所藏大父放翁二詩卷
題寶葉眞
題斑孝詩卷後

題董彥醇詩後
題趙考成遺事後
題姚秀實家藏陳所翁畫龍
題坡書歐陽公鵓鴣圖
題蜀蘇氏族譜後
題天台吳康肅公家藏朱文公遺墨
題貫休畫羅漢
題鄧秀才臨蘭亭小本
題秦景山遺稾
題曾道士祖師詩卷
題王秀才靈山籤詩
題趙幾仲詩編後
題畫
又
題盧鴻草堂圖

題陳留仇公訓子詩後
題書卷
題十一子像
題胡瓌報塵圖
跋劉文節公帖
題温上人心經
書張浮休郴行錄後
題梅庵柴君自書所作詩後
題孫常州摘藁
題趙郎中詩卷
題湯仲友詩卷
跋史和旨詩卷
題萬竹王君詩後
題蕭子西詩卷後
題王氏寓庵遺藁

題袁通父詞卷
題京兆劉侯事後
題雙溪王晦仲讀易筆記後
題婺源武口王氏世系
題周氏先世書帖
第十九卷
題
題趙子昂摹龍眠飛騎習射圖
題明皇聽樂圖
題洪厓圖
題怪水疎篁
題石鼓攷
題蘇氏三帖
題李端叔帖
題趙侍郎誥

題渡江諸賢帖
題方公刪定家藏諸賢墨蹟
題王初寮家帖
題晦翁書坤六二文言帖
題陳了翁合浦與弟帖
題翁舜咨所藏文丞相梅堂扁
題王希聖續漢春秋後
題茅生刻字後
題王理得山中觀史吟後
題陳強甫樂府
題陰符經後
題趙子昂琴原律略後
題王徵仲孝弟類編後
題太學登科題名後
題唐帥善談乘

題沂州先賢攷
題雪竇行紀後
題李常鄉試稾
題陳提學講義後
題徐山長講義
題王教授清湘講義
題陳獻肅公邦彥遺事後
第二十卷
跋銘箴贊述碑
跋濂溪二程諡議
跋宋元獻韓獻肅二公流盃小飲倡和詩帖
跋吳侯二蜂說
瓶城軒銘
周氏彝軒銘
昉軒銘

朱漆印匣銘
復心齋銘
遜齋銘
寸屋銘
君子軒銘
奉化州庠小學箴
袁氏字箴
眞贊二首
仇仁近眞贊
鮮于君眞贊
周義烏眞贊
徐仲彬眞贊
單吉甫判官眞贊
韓仲友眞贊
任仲端題眞

蟾上人眞贊
東坡雨行圖贊
蘭石贊
畫鬼戲贊
畫龍贊
千戶高君行述
東平趙氏述
奉化知州于伯顏去思碑
王氏子葬述
第二十一卷
賦
可竹軒賦
耕寬堂賦
寄安齋賦
一大庵賦

竹坡圖賦
縮軒賦
喜友堂賦
息齋賦
靜軒賦
容容齋賦
胡麻賦
蠅虎賦
碧桃花賦
觀漁賦

第二十二卷

史論

讀司馬穰苴傳
讀吳起傳
讀孫武傳

孫臏附傳
伍子胥列傳
孔子弟子傳
蘇秦傳
張儀列傳
樗里子甘茂甘羅魏冉白起王翦列傳
孟子荀卿列傳
范雎列傳
樂毅列傳
藺相如列傳
田單列傳
魯仲連列傳
伯夷叔齊列傳
孔子弟子傳總論
商鞅傳

孟嘗平原信陵春申四君列傳
第二十三卷
雜著
讀國語
讀孔叢子
讀蔡氏獨斷
辨孔壁傳
佩韋辨
豢夸二氏誡
貓議
祭文
衆祭徐子方承旨文
祭張復山長文
祭趙丞文
代千奴監司歸祭祖考妣文

代祭王右軍祠堂文
祭告榆林廟文
祭張村千廚奧山神文
遷奉祠堂文
信學謁先聖文
先儒祠文
鄉賢祠文
土地文
中丁遷先賢祠文
祭徐母吳氏夫人文
榆林瓦嶺廟上梁文
第二十四卷
書啓
通謝張可與參政書
趙氏婚啓

回孫氏婚啓
回徐氏婚啓
范氏婚啓
舒氏婚啓
回弋陽趙教授啓
通燕右丞啓
通蘇教授啓
回凌德唐諸公啓
回舒子燕送鵝酒啓
代太學同舍內優成謝賈平章啓

疏

觀民閣營造疏
石屏戴式之孫求刊詩板疏
抄題刊傷寒書機要疏
蒙古崔教授求路費疏

萬戶府新提控求仕疏
趙道人北遊疏
翁舜咨疏
代史承奉謝安醮疏
鄧君疏
城隍廟修造疏
傳
二歌者傳
劄子
回袁通父秀才送喜詞幷物劄子
說
漁說
諭
密諭
第二十五卷

講義

先進於禮樂　一章
子與人歌而善　一章
孟之反不伐　一章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　一章
子以四教　一章
故至誠無息　三節
德不孤　一章
謙尊而光　二句
菁菁者莪　四章
仲弓爲季氏宰　一章
觚不觚　一章
回也其庶乎　一章
子罕言利　一節
祭如在　一節

第二十六卷
講義
子路人告之　一章
曲禮曰毋不敬　一章
天在山中大畜　一節
天官冢宰以九　一條
說命惟學遜志　一條
子路使子羔爲　一章
中庸其至矣乎　久矣
良冶之子　馬前
善人爲邦百年　一章
伯夷叔齊不念　一章
後生可畏　一章
滄浪之水清兮　二節
惻隱之心仁也　八句

第二十七卷
古詩五言
九十八首
排律
一首
第二十八卷
古詩七言
六十五首
第二十九卷
律詩五言
一百首
律詩七言
四十九首
第三十卷
律詩七言

五十九首
絕句五言
二首
五雜組
絕句七言
八十八首
扎記附

剡源集卷第一

元　戴表元剡源

記

仁壽殿記代阮侯

慶元路奉化縣學仁壽殿成縣尹丁濟以書訟於同知總管府事阮麟翁曰願有所述麟翁曰嘗學詩而竊聞詩之說曰天下之生未有無本者也萬物本乎天爲之子者本乎父母而民本乎君是三者仁之至也而有報物莫壽乎天天之壽不待物願之而壽也然而執不願之若人子之壽其父母則苟可以願者無不至矣此報之道也昔者周之始興其詩有七月周之極盛其詩有鴞鷺既醉周至于文武成康而仁其民至矣其民如天如父母以懷之懷之不已則詠歌之詠歌之不已則相與持酒醪飲食具樂舞設祝嘏以壽之此人之情亦報之道也然獨至于鹿鳴四牡皇皇者華常棣伐木之燕樂天保之歸美則疑若君私仁其臣臣私壽其君而民無所與久而知之則鹿鳴諸詩之所燕樂者卽周之親賢中外諸臣所託命以仁其民者也天保之歸美則諸臣采諸其民而獻之卽其平時持酒醪飲食具樂舞設祝嘏而欲以壽其君者也噫乎休哉洪惟皇元繼宋御宇奄有諸夏囊弓偃戢而天下戢其威蠲征緩獄而天下頌其

平。維茲海邦。遠在數千里外。慈仁所加。無間軒陛。故詔書每下。斥鹵之甿。巖穴之叟。投緡植耒。驩喜出聽。誠可謂千載一時。太平混合之嘉會。而麟翁及濟適于此時。分受國邑。何榮如之。始麟翁佐治宣城。濟實爲附屬。迨麟翁之來。復相際接。誠嘉其廉明。肅給之材。而出之以豈弟樂易。庶幾乎知古諸侯之職。而無愧于詩人之所稱說。今又因斯民休養之餘力。不煩尺符寸篚。而斯宮鼎成。以彰尊君報本之意。麟翁安敢不發揚而褒侈之乎。若夫作爲一代聲歌。以追繼風雅。使天子仁聲令聞。無疆無極。則學館諸生必有美其事者。麟翁願縞有俟焉。至元壬辰秋七月望。

奉化州學興築記

古之齊民。一名爲儒。則其人所以自待。與官府所以待之。皆異。至於學校。雖有常居。而發政出師。養老習射。獻馘聽獄之類。無不在焉。然方其盛也。有優禮以乞其一言。俗之既衰。乃或欲毀之。而杜其議。政俗之益衰。上下始專守夫子遺言以爲法。故有廟以嚴鬼神。而有學以明禮樂。吾奉化猶爲縣也。廟學棟宇。幾爲兵廢。襄貢丁公濟來爲尹。興之。縣既升爲州。相距不十年。而垣牆不修。衛防曠空。荊蕪被之。蹊隧生焉。某郡王公某來爲守。悒然歎曰。茲非吾職乎。卽與同寮議興之。計其役賦。板栽均丈仞。章逢樂輸。胥徒驩從。不累旬。百堵齊立。于是增繪象。施蔽帷。鼓篋之堂。嵩呼之殿。風雩之亭。童羲之舍。缺完仆興。罅補茅塞。闔游有禁。觀眺有節。偃憩有適。瞻展有敬。重扃穹屏。修衢清浸。于于相仍。雲行星輝。噫乎美哉。州之耆老。遂相與燕樂。而謀勒文以頌公之賢。著公之惠。余自齠齔。實嘗從父兄居游庠序間。見魁儒鉅公。無慮百

數皆修衣冠隆閱閱歲時燕毛序坐談古今久近文獻亦或雌黃當世人物孩穉輩立聽不倦歸必充然有得以余之愚至今猶能縷縷記憶本末如昨日也每課試縣大夫親命題第賞格慈愛教督如子弟及以事相見酬答如客于時風淳氣厚上下情義周洽與前所稱古俗殊爲未遠顧孺然眉顏亦復蒼皓猶幸及身爲賢侯之氓狎見廟學之興而詠歌德化之成良可自慶因爲撫實記載如右而併綴所聞見一二以勵吾黨亦務謹重修飭以稱官府見厚之意云大德五年歲在辛丑冬十一月望

和靖書院記

越會稽五雲鄉之石帆里故侍講侍郎和靖先生尹肅公之墓在焉肅公洛人以學行名節爲程門高弟艱關載而南蓋晚年遂寓居越死又葬越越人慕而祠之也宜元貞丙申冬部使者曹南完顏公貞按越有詣門下而言曰越雖山州而多儒先故實屬時興文郡國有名賢者許卽祠建塾徽朱文公以泝仕嚴戴處士王右軍以隱居皆自教典有如肅公生依死藏于越乃祠而不塾非闕歟前使者河南狄公嘗草創籌度不果就惟公圖公聞之興曰豈不在我卽屬其事學官學官以聞于提舉學事以諗于郡若宣慰使以上於省府報下如請先是議易地于龍瑞宮之傍以爲址黃冠師世業也不便曹南公與郡侯忽哥兒通議躬往相視而得今卜北山寒南日鑄東樵風逕而西石帆石帆之陰卽肅公之墓岡溪縈環墟聚綿密越之名蹟秦皇酒甕射的玉笥陽明洞天之屬一一在目咸曰蔚乎佳哉議既定里士亦發藻洎弟震以地之比近者欣然相成其在民產猶有所礙則郡侯通議公捐俸金厚價買之而址始完乃以大德

丁酉季春起工。訖明年戊戌仲秋。日纔五百有奇。鋤荒起廢。而成祭室講堂藏修之廬。庖湢之舍。凡爲楹一百有六十。祭器昔所無有。而新冶銅陶土劘竹木製之者。爲事九十四。通塾之址。及田土之隸于塾者。爲畝二伯。其役之速而民不病其勞。其費之鉅而士不知所出。塾成。扁之曰和靖書院。而相與伐石願記其始末。余惟天下之事。雖有皆知其盡善者。必人與時相值。而始能成。古之人賢有道德。可師於鄉。則死而祭于其社。在禮謂之樂祖。又凡始立學。必求其國之故而祭之。以爲先聖先師。國無其故。然後不得已合于鄰。肅公之賢。其在越也。謂之當祭于社。謂之當爲儒祖。苟立學而求其故。謂之當爲國之先師。此事之甚善者也。然積之久。而無人爲之。有爲之矣。而不能成。迨至于今。始值曹南公以材御史高選。持節而來。實廉勁知大體。郡侯通議公亦由閩部使者移守至郡。寬明有慈愛。官師偕孚。材良勸趨。於是郡之賢士大夫皆出而佐謀贊力。而終始經營辦治者。郡學正王君庭槐是。爲北岳右丞公謀孫。皆非偶然之故也。君子嘉其事之成。而爲越人喜也。曰是不可以無記。是爲記。若夫肅公言行出處本末之詳。不特越人知之。天下學者皆能言之。此不著。其年八月望日前進士劍源戴表元記。

美化書院記

美化書院以處之縉雲美化鄉得名舊矣。當江南初創時。宗正寺主簿陳公大猷以名大夫。太傅喬公行簡以材宰相。相與極力鼓動絢飾。穹碑鉅榜。隆棟宏址。美化雖在縉雲窮山中。一日而名字聞于天下。膾炙于縉紳韋布之口。然書院立未百年。兵燬及之。悉化而爲蒿萊燼礫。問其本末。則已無有道之者。元貞

二年秋九月四明陳君天益始被紱綬來爲山長於是事屬平定前澄是官者薄其地迂廓瘠往往託故不至禮殿六楹孤立風雨中肖象弗建奠謁靡寄饔糧祭器若其他供養居止之須種種匱乏君曰是欲誰諉耶卽易瓦補塞修甓窒漏設素王之容倡先賢祠屹門闕翼廟廡秩豆籩諸事旣以略備乃率先置養士田十五畝繼而詢荒蠶耗經理而得田及諸儒所助通一頃六十四畝由是春秋之祭費取焉朔望之膳具取焉師長職員之稍給取焉月有書季有考雍雍于于雲興谷應嚴居之叟塗行之子嗟呼歎詫以爲不圖荒涼契闊矣而復有歌舞雩觀矍相之圃之感也惟講書之堂以役重未就大德元年冬十二月廉副使拜降公僉事完顏公臨其地嘉前事之有緒而欲雄其成也以屬邑主淮安翟侯翟起望族年方壯有材識尤致意學校事人勸趨之遂增臺門新宮垣至明年十月而堂竟成完顏實始大書美化書院額亦書其堂曰美化堂於戲美化之於縉雲縉雲之於處視秦漢郡縣鄉聚之所隸屬地不加大也處有學縉雲有學美化復有書院視周人之序而庠庠而塾學不加多也而君子論古常若有餘驗今常若不足要非皆人事之咎勢或有所待焉周法取人用鄉舉里選秦漢以兵以貲以吏至擇經術生猶多本齊魯法之益衰始有科舉今此事且止士庶幾返本趨實而令宰如翟侯師儒如陳君適皆能效職于下知體要急名教如兩使者能大宣其道于上將見人人閔散黨正不暇書家家毛伏儒林不勝傳禮俗匝于寰區王風盪乎無垠而美化爲之兆矣遂相帥礱石聘文願著與作之始以貽永久余不得辭因次第而爲之記

稼軒書院興造記

廣信爲江閩二浙往來之交。異時中原賢士大夫南徙。多僑居焉。濟南辛侯幼安居址。關地最勝。洪內翰所爲記稼軒者也。當其時廣信衣冠文獻之聚。既名聞四方。而徽國朱文公諸賢實來稼軒。相從游甚厚。於是鵝湖東興。象篦西起。學者隱然視是邦爲洙泗闕里矣。然稼軒之居。未久蕪廢。辛氏亦不能有之。辛巳歲。太守會稽唐侯震。因豪民之訟閱籍。則其址爲官地。明年。乃議創築精舍。以居生徒。纔成。夫子燕居及道學儒先祠。而唐侯去。其冬。番陽李陽雷初至。遂始竟堂寢齋廡門臺。諸役成。而扁其額曰廣信書院。甲戌歲春也。書院成之二十五年。是爲大德二年戊戌。官改廣信書院額。還曰稼軒。而棟宇頹敝已甚。又五年。北譙朱侯霽至。展謁見之。作而曰。茲復誰諉乎。卽屬山長新安趙君然明。極力經理。初書院之爲廣信也。計屋不啻二百楹。浮瓦鋪綴。不支風雨。及整頓完損。迄成堅廈。講廬齋房。儲倉膳庖。會朋之序。休客之次。通明之牖。備禮之器。於昔所有必補。凡今所無必具。植都門。繚周牆。甃文逕。余嘗以暇過趙君。岡巒回環。榆柳掩鬱。長湖寶帶。橫其前。重關華表。翼其後。心甚羨之。問水堰。曰。是中可種萬頭魚。今以蓄洩水處也。問松臺。曰。是稼軒遺跡。舊植柏千株。今增之成林也。問桑圃官池。曰。是稼軒所耕釣。今表而出之也。問湖上門。曰。是舊塗。自西循河南東來。今始復也。問新井。曰。是舊鑿。今得諸涯莽中。修浚而汲之。非新井也。問地廣袤若何。曰。是西北曠土。皆稼軒故物。爲營卒所侵。吾請于官得復。而萬戶府又約束之。使無擾也。問士役多寡。財計贏縮若何。曰。吾力何以及之。此賴郡侯捐俸倡助。而諸人相與成之也。問餘役尙幾

何。曰。吾所欲就何有極。使不以滿去。將專祠辛侯。別置小學。作一亭。名倚晴。以眺靈山諸峯。一亭名魚樂。以俯西池。一亭名盪鷗。以復湖心之舊也。嗟夫。人嘗言有才不得位。及有位。何嘗見其才。顧其志何如耳。一精舍之在廣信。于事未係輕重。識者以是覘風化厚薄。吏治賢否。自唐李二侯去。又廢幾何年。而僅遇今朱侯。其間豈皆無位而不爲乎。若趙君以一癯儒。領空塾。能成賢守意。興重役。其才志彌不可及。謹爲撫實登載本末於石。以勸來者。

銀峯義塾記

銀峯義塾者。饒德興余文夫氏之所築也。銀峯、饒之勝處。余、望族。文夫、雅士。居望族。得勝處。不私以爲遊觀憩舍。而藏書闢館。欲與同志好學者共之。誠哉其可以謂之義矣。初、文夫之先。有以長者稱于鄉。嘗求聚遠樓詩于蘇學士文忠。文忠褒贈之。其後有朝散公。又得趙丞相忠定題其居之歲寒溪累傳而至曾祖鄉貢公。遂用所學教其子遂昌尹。以進士科爲通儒名大夫。是爲思齋先生。思齋及游新安朱晦翁之門。居家註感興詩。及蔡氏三問解。與夫性理諸書。悉行于世。思齋之子聚齋公。仍以進士業貢于鄉。而值舉罷。不得盡試。文夫濡染家教。自其妙齡。如龍馬駒。未調而知步。如器車材。不削而成軌。性復高爽。不動于勢利。進取競競然。惟恐墜思齋基搆是懼。而銀峯之塾興焉。塾既興。不遠重江複嶺。介友人橐底以謁文於余。余惟文夫之興是役也。有二。其一曰尊祖以知本。其二曰廣教以美俗。知本義也。廣教亦義也。而余之所期于文夫則不止于是。按、塾之名起于禮記。禮記曰。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遂有序。國有學。四

者疑皆有師教之而古者學無專官師無常員竊意惟國學有司徒樂正宗伯之屬庠序則黨正遂大夫等官自爲之而塾者二十五家爲閭而父老之不仕者坐于門側之室爲左右師以時督其子弟是之謂塾德與于饒爲多士文夫歸而益以義致其老成而賢者禮之于家休之以車輿几席導之以書册琴瑟與其少壯而材者納之以介僎之祝習之以笙匏俎豆使德聞流暢情文周該將有魁奇英博之士彈冠束帶輕身千里外慕義而至而況銀峯蘇趙之風聲潤澤未遠於耳目間乎余雖老落成之餘尚能爲文夫賦之至大三年歲在庚戌孟夏哉生明婺州路儒學教授劍源戴表元記

洛陽獨樂書堂記

司馬溫文正公居洛陽以道德文章功業爲中原純儒名臣當昇平之時享謙靜之福所與遊如文潞公、邵堯夫、二程夫子、蘇子瞻之徒又皆一時天下妙選而其獨樂園者蕞然在諸豪貴間幾不可比數人以公故亦屢喜遊之竊計洛陽雖名區去之千百年欲復求時遇其人似不可再得公沒未幾何事果有不可言凡昔之王侯將相華榱繡戶文軒暢轂弦歌鍾鼓衣冠玉帛相與動心盪目以爲承衍之娛者舉一轉而爲荒蓁茂草獨其山川猶存不過寒螿野兔之往來弔勞窮寂而已而行人過客樵夫里老下及兒童婦女道及洛陽故實則誦司馬公之德不衰夫一司馬公生而狀貌無以逾人雖爲相居位之日淺被服清苦無異窮書生不知何以能得人之歎慕若是然耶大德丙午歲余遇衞君用于信州幕府君用洛陽人問其故曰洛陽之事則既然矣抑獨樂園亦不得爲司馬物吾圖之百端幸而僅有之顧吾家自高

曾大父以來世世知讀司馬公之書且知慕公之爲人今驅馳北南髮漸種種洛陽之俗猶爲近朴欲以其地爲祠塾仍榜曰獨樂以存先賢之化又他日更有餘力則買田賦粟以供諸生之稍食庶里中後生小子可以共學於戲茲非司馬公之遺風休澤所以覃被其後人者乎士大夫患無志不患無位君用清勤謹恪知體要敦雅實是眞能學司馬公者後有道龍門嵩少而來言獨樂之役將見堂廬告成深衣釋菜重席養老使洛中之人長者興慈幼者知孝雍雍于于復還盛時舊觀皆君用之賜也因書以爲記

溧水州中正堂記

中山溧水之望也溧水自爲縣時官治嘗面之以臨民出政其氣勢清嚴秀重與人情相稱愜縣志以爲賢宰史侯彌鞏之所規搆有正堂琴堂蘭堂諸目相去八九十年仍之以兵革棟宇毀廢縣亦升改爲州乃稍別築聽事退食之居而倥傯久不能備大德六年秋九月知州汝南郭侯敬始撙浮費乘餘力創後堂四十楹然後會寮有容休勞有次展遠有眺思深有憩且復置元幕于賓營左挺公廉于吏舍右戒石之隙蔭之古槐門臺之表飛以麗譙至于秦淮一河油油洋洋與山趨迎絕爲州境佳處則新亭俯焉耆倪士庶來游來觀驚嗟歎惜誇未嘗有侯因民之樂既率長佐舉酒樂之總衆役之最題其堂曰中正堂曰吾爲吾州求無慙吾中山且不忘史侯舊名也噫今人居一官攬其土之美懼不屢不懼不能稱作事未分寸務求掩前人而專之若郭侯之顧名思義希賢勵志宛然有古君子風度非可以世俗論史侯四明人於余爲鄉先生其家世父兄踵台輔能自立不附麗卒以學行政業著稱于時郭侯治溧水廉而知

體慈而守法蓋與史侯異代同道盡斲石爲州民紀之俾勿壞

當塗戶曹掾續題名記

士大夫居今時而能輕旦暮之憂以爲千載之計可以謂之難乎曰難也貢舉盛而人不崇世官一介之賤初脫韋就祿州縣間視簿書期會非素習其志拘而力窮雖有多能鮮有所作爲持之僅三年幸不以罪斥輒相顧有滿色又暇責其餘哉惟戶曹在諸掾中職最優責最輕意欲最易於上通有才者居焉往往擅一府政凡始調于吏部率得之夫其若是宜可以行志而樂于名高之人乘其少事又置之若不屑然曰吾不過爲歲月回翔而已嗟夫食焉而無愧事焉而求有成自古聖賢猶難之今也不謂吾不堪其官反謂官不足充吾身寧非欺乎上饒楊性叔敏愿而文方盛年已能翛然取天子科第爲當塗戶曹之次蓋以餘力大治其學六年而後至官至則廉聲飈馳讞議川決前後部使者郡太守驚其能屬委叢疊君晝坐議舍理案牘夜歸繙讀書傳其說以爲世之言儒者必擯吏習吏者必違儒將融操異以適于世用是既蛻去州縣之拘勞而復無樂於名高之累其擇術審而用心宏待己尊而期澤物也急卓乎有可稱已垂去以故事當題名而舊石久已溢顧瞻慨歎懼愈久愈失其傳乃爲續立石而遣使徵記於余余聞物之久莫如石先秦以來古文奇字載于石者必傳然徒以久而不以賢古之賢而能傳傳而久者則不賴于石是故以石而傳人不若以人而傳石也性叔既身勉之且推此以勵後之人使官學于斯者皆能內不慚于心外不慚于政上不慚于君下不慚于民近不慚于朋友遠不慚于簡書雖微此石千載

之下。固將聞其風而慕焉。而況有以詔之乎。性叔名應桂。今石蓋自授君代者施君有政起書云。

奉川驛記

浙江東行數百里。將窮而爲海也。其州曰明州。明州之海益東、而南行數十里。江之支流亦窮。而山興焉。其爲縣、曰奉化。奉化苞山根江而掖海。其形望於明州。雖最高。而土壤峭脊。津塗阻艱。行者病之。凡西人之捨水而欲東。與東人之辭陸而欲西至者。皆失其便。故濱浙之塗。通直船官騎廄。而奉化無有。余攷地誌。奉化在秦漢前。蓋介于百粵甌閩之交。當先王統一盛時。政役之所不加。王人使客之所罕至。其館置疏闊。非意故略之。勢有不可得而設也。然近世事繁難概于古前。有縣者嘗屢創驛。隨作隨廢。會有聘問發召期集之事。節傳猝至。則寓諸民廬。喧隘擾雜。客主交愧焉。今令襄賁丁侯濟之來。喟然歎曰。是不可久。且每至而煩民。吾何安焉。乃相土度材。得廢址之在官者。成屋之當規爲驛者于民廛之東。崇拓而增營之。風雨蒿萊之場。塵煤螢燐之區。忽焉而垣闔具。軒寢立。先是、主簿李君大用實倡其畫。及是、二丞王君澤、白君龍、志同議諧。功用大集。計屋之楹。至于百有五十。計功至于百八。計日至于七十。而官與民俱不知其勞。起事于季秋庚戌。訖功于仲冬己未。驛成。因其名名之曰奉川。曰吾以存國俗。名其堂曰德星。曰吾以賓賢德。噫嘻美哉。于是縣人樂侯之成。嘉侯之勤者。相與過余而謀。曰。茲事子不可以無記。余惟侯之可紀者衆。以余之爲民于茲邑。自侯下車。見其當兵燬之餘。日夜與其同僚彌其缺敗。振理頹廢。昔之撒牆夷竈而逋亡者。今皆歸尋其廬。有居處之樂。而侯之所興築。若廟學亭治。賦艖之局。禁社之壇。蔽

獄之戶諸如此類何可枚數而專美一驛乎哉顧侯之通明廉愛無一役不矜乎民凡以圖久安而除其數害有古循良吏之風則吾父兄子弟宜不可泯滅不著夫紀當世賢大夫之功行而推考其里俗山川風土之盛衰與廢此儒者之職也余不敢辭遂以爲記

三江鹽場興造記

古之君子先民之勞而後逸其躬故雖不急于崇繕修美居處至于政成力暇因人情而興公役賢者亦有取焉越三江鹽場官舍歲久廢壞前任事者謾不屑意元貞十年場之長官改陞司令爵在七品而大梁曹侯自公府高選實來爲之鹽法繁壅戶額等第不可均民無完心侯至覈榜實酌強耗推籍土業高下宜增而增宜縮而縮不旬月逋流還歸盜販清息昔之焦熬憔悴晨旰囂囂而莫之給者一鞭不施談笑辨集官吏坐曹而相慶父老擁坌而交賀於是鋤荒剗汙鳩堅蒐良於聽事故址新宴遊憩息之室以人人計者三十有奇使客有歸節將迎也僚史有聚協官守也輸納有藏謹賦計也臨涖有容嚴發召也觀眺有娛宣德勤也總室之大有堂因舊而扁之曰清安嗟乎今人之材有悉其聰明敏決僅周於簿書箠楚而不暇乎他營若古之運甓者亦有風神高曠視吏事不足洽我而寄託於耳目心體偃仰之樂若柱笏西山之爲者此其道皆有所缺若侯之精麤不遺清恪兼至進盡奉職之能退全養志之適役之不威而政足以成物勞之不私而仁足以庇後蓋非譾儒健吏所可窺識人由三江來頗能談侯隆寒溽暑躬造場亭家撫戶諭餱糧不屬至自備餈糜以濟其饑乏秋賦足置公堂上坐飲賞賜之人人得其讙其

麾賦者拱手跪膝使之自悔余聞近民吏有父母之親師保之教寧非是耶侯名實字秀實前歷江西行中書省掾和州經歷皆有政績可績通文學其材方鄉用於時官且滿士民感咽填訴持其車不聽去而相率來請於前進士刻源戴表元願書其事于石以著永遠不忘侯德且勸後之爲是官者遂不辭而爲之記大德三年歲在己亥春正月望日記

臨池亭記

臨池亭者山陰右軍祠塾之別築也祠塾始自部使者東平王公侯按郡乘所載蘭亭舊跡以全氏廬爲之官爲置塾長聚生徒講學其中及是十年而東楚湯君侯實來既大出義理之學教塾徒餘暇巡行丘壑周視垣宇慨焉有興弊飾陋之意乃先修右軍祠增繪象設龕几凡所以展奉嚴事之具必與禮稱地迫山麓遇甚雨湍決則水流堂間爲甃石渠以疏其餘有好事者蓄石本蘭亭序甚善幸見與因併刻諸詩暨傳文之類分置兩壁塾事幾略振矣惟墨池之在江南往往而有此正永和修禊處反闕不具遂捐俸倡率諸生又亟謀于時僚之賢而文者東平彭郎中榮祖若右軍之遠孫易簡潤之等志諧力均爰相爰鑿于是就面勢之宜得池於塾西而翼之以茲亭亭成伐石請誌其事余惟古之名人能以其所長行世不廢者未有不始于勤勞而成於有以自重今右軍書擅天下學士大夫極力模楷之幸且有得莫不翛然內暢以爲清修妙解雖連城之富三公之貴有不與易而是邦之山川形勢前後名馳勢騙計不知凡幾何車轍馬跡獨右軍遺事令人追慕不已良必有激摩動盪於翰墨之外此臨池之所以爲美也湯

君年方富尊賢好古能行其家學居職不以營斗升苟歲月爲事志於興文美俗又方謀增置田租以完教養其事可書者未艾云大德五年歲在辛丑仲夏旣望戴表元謹記

寒光亭記

寒光亭在溧陽州西五十里梁城湖上亭之下爲寺曰白龍歲月湮漫不知興創之所由始宋元豐間重修塔記稱父老相傳已七百載則沿而至今可知其久也東閩浙西淮襄宦客遊人之所必至至必有歌詩詠歎以發寒光之美無慮覽者張安國趙南仲吳毅父雄詞健墨最爲人所推重而棟宇垂廢不足以相暎發州有進士湯君以文辭爲之徼施於江湖之往來値一二名公卿喜之亭得改立如此十年又廢大德辛丑年進士君之諸孫實來相游尋顧瞻徘徊則昔之華榱畫檻惟荒榛存焉喟然曰茲亭之興吾祖固有力今安得隱其勤傾貲庀工亭又加築旣又捐田白龍以爲修葺之助功完事具寺僧乃爲進士君置祠而來徵記于余人嘗言江南佳山川造物者靳畀于人而惟僧佛者可以得而居之是蓋不然人之獲如此意者孰加於王侯將相彼其占形勝營園池斥臺榭徒欲樂于其身有餘丐及於賓游僮伎僧佛之樂常願與人同之故人之從之材者不吝於言仁者不吝於財無怪也此非惟有數而用心之公私廣狹吾徒有愧焉者多矣豈止於係一亭之興廢而已哉進士君諸孫曰德裕曰佑孫寺僧曰祖慧余剡源戴表元十年丙午秋季二十六日記

耿氏時思亭記

鄆耿子都之先墓在泰山東汶水上子都既出仕游四方而心懸懸不能忘也一日以諗余曰吾家由高曾以來恍于兵顧兆域雖存而榛蕪莽然樵芻往來蓋嘗與宗黨謀築一亭以爲展省之地而名曰時思子幸爲我記之何如余惟子都之不忘其親而思之於義既得而於名既稱而其禮不可以不知也人子之於親苟欲盡其情何有紀極先王每爲之節使弱者可及而強者不能過如死之戚如狂如迷如逃亡無所歸比既葬而虞而卒哭而祥而禫遂返服復寢而哀散矣至於葬也所以掩藏而安之而不敢修不敢易且不敢瀆而祭也然此猶論其近親愈遠者祧愈嚴服愈降者諱愈略故無見於目者無想於心先王懼其然於忌日也以爲終身之喪而春秋時祀如見之於齋君子之不忘其親而思之其愼諸此而幾矣抑余於子都有思其大者焉耿故大宗而鄆齊魯儒府也耿自得姓以至子都凡幾世世凡幾兵兵而得完者幾家家完而得衣冠登仕籍者幾人同枝而獨榮氣必有所鍾同源而獨清流必有所漯子都於此時時而思之爲人子則思孝爲人臣則思忠爲人長則思慈他日功成名遂行高爵尊懷章而歸故鄉下車而入里門父兄子弟燕毛慶飲姻游鄰舊牲牢迎勞然後除道拜塚燎茨告恩虎羊蹲前冠劍立後使士大夫往來山東而道茲亭之下者瞻阡名而致肅讀題表而太息將見儒林榮之鄉評稱之曰噫嘻耿氏門幸哉有後如此不亦美乎子都爽然而覺欣然而諭曰吾雖初願不至於是是子之言不敢辭因書以爲記

喬木亭記

喬木亭在清河張君燕居之東。張君望清河。籍西秦。其先世忠烈王嘗以功開國于循。而邸于杭。子孫五世。而所居邸之坊至今稱清河焉。余兒童遊杭。見清河之張方盛。往來軒從。騶蓋填擁。歲時會合。鳴鐘鼛鼓。笙絲磬筑相譙樂。飛樓疊榭。東西跨搆。纍纍然無閒壤。豈惟清河。雖它貴族。蓋莫不然。如此不數十年。重來杭。覩宮室衣冠。皆非舊物。他族亦皆湮微播徙殆盡。而惟清河之張猶存。余嘗登所謂喬木亭而喜之。風煙蔽遮。林儵清湊。美乎哉。其可以庶幾古之故國喬木者乎。主人對余而歎曰。嗟乎。吾喬木乎。是亭者。幾不爲吾有。吾幸而復得之。吾生于忠烈之家。自吾之先。未嘗無尺寸之祿。當其時。出而逸遊。入而恬居。耳目之於靡曼妖冶。心體之於芬華安燕。固未嘗知有喬木之樂也。自吾食貧。不免於寒暑飢渴之患。吾之處世。不待勉而休。涉事不待困而悔。日夜謀所以居吾躬者。百方欲復疇昔之髣髴。不可得。時時無以寄吾足騁吾心。則瞰好風景佳時。取古聖賢之遺言。就喬木之傍而諷之。其初不過物與意會。久而覺其境之可以舒吾憂也。爲之徘徊。爲之偃息。爲之留連不忍舍去。故倦則倚喬木而憩。悶則扣喬木而歌。沐則晞髮於喬木之風。臥則曲肱於喬木之陰。行止坐臥。起居動靜。無一事不與喬木相爾汝。蓋吾昔也無求于喬木。而今者知喬木之不可一日與吾疎也。吾是以必復而有之。余聞其言。益驚喜。昔人有欲存謝公宅者。云愛召公者。愛其甘棠。有文靖之德。而不能芘數畝之宅。李衞公愛平泉草木。至自作記戒子孫。夫勳名世祿之家。自不能保其存。而使子孫存之。子孫又不能存。而使他人存之。今清河忠烈王諸孫。乃自能以力學好修。存其先業。至於皆仆而獨完。幾棄而復振。不惟無愧於後。而反若有光於前。眞美乎

哉於是張君止歎而作洗酌而謝曰非君吾亦不自知吾美之至此也蓋書其詞於吾亭以自勸且亦勸後之人

紫芝亭記

集賢直學士趙君之隱居在德清龍洞山之陽大德庚子歲秋月紫芝生其游亭側山翁里老驩傳奔覩驚未嘗有集賢君既喜而以名其亭而來諗於剡源戴表元曰願有以誌之何如余惟天地山川雨露之所生草木之華實一一皆有益於人惟芝之爲物疑若世外無用之寶可以爲祥瑞頌詠而不係于朝暮之所採擷寒暑之所服襲又芝爲種不一色亦異產往陶隱君葛稚川之徒皆嘗以載之圖錄登之藥餌然富貴而好者力求有不能卽獲獲之而疑者輒不敢服則名字徒存不過以備異聞資廣記而已紫在其類中差可致服之可不必疑其卽之郁而柔藏之忍而堅近于有德君子故自秦漢間隱逸如商山四老翁歌之以爲高唐士大夫如元魯山字之以爲賢而今集賢君名之以爲瑞蓋異世而同賞不相謀而相協也雖然余於集賢君有所贊也集賢本承平故家以英才俊氣清識雅藝爲世所不捨入儀館閣出坐方岳五轉而來攝領東南之庠校天下士被其欬唾者噓爲祥風飲其膏沐者潤爲榮河顧何所不可得乃方披棧枒發蒙翳求一丘一壑如老將焉是當其方隱而不拒於出也迹未嘗不似商山翁既出而不難於隱也道未嘗不若元魯山且其實不傷竄華不病暮名生于無用而愛緣於不切人之役之勞固多而天下之逸之暇亦不少則夫是芝之生豈非亦如娛其幽羈而慰其晚暮乎哉集賢嘗語余龍洞奇

甚。山逆溪迴。溯而上者二十里。古之至人所居。土爲之不燻。暴物爲之不疵癘。竊意山之綿絡附麗。靈根異蘗。如是芝者尙衆。旦夕從君遊。取龍洞泉蕩滌腸胃塵垢。然後庶幾一遇道家所稱胡麻石髓之類。仍用餐芝法。雜鍊之。遂成二老。優游往來。永無飢渴。聊以燕樂。聊以引逸。不亦可乎。其歲冬十二月朔日記。

剡源集卷第二

記

遺安堂記

辛卯之春余遇滎陽馬德昌於松江之上於時浙西水德昌以臺僚銜命發粟賑飢所至州縣吏負弩矢郊迎先驅候官簇塗廢師秣騎德昌巾褐坐治事幹煜煜甚余深歎羨以爲大丈夫如用於世固當如此矣一日少閒愀然謂余曰吾無樂於是吾家故農夫聚族滎陽世世以耕田讀書爲樂無肯去鄉井者至今大木累十圍蠶蠶然馬氏族葬處也自吾先大夫嘗遇一隱君子教之曰子異日必不免仕吾見世人仕者多貪子能不貪而有以及物卽甚善先大夫異其不凡也既而果不免一出爲州典籤尋棄歸享上壽浮沈以終先大夫性本廉在官以事活百千人亦如其所云既歸築一堂用龐德公語名之以遺安曰我不免於隱君子之言若吾子孫自當如我志也洎吾之身與吾昆弟則皆不得如先大夫之言浮家南來驅馳霜露衝冒暑潦所樂能幾何執與吾滎陽田里間歲時豚酒相徵逐臨流坐樹歌呼散步之爲快哉且先大夫遺吾以安吾廉吾勤吾慈吾儉吾不敢慚吾先庶幾不辱先大夫之力至於吾心其何以安乎余聞之爲之肅襟正容三抑氣然後敢復語夫德昌之所以賢與其先大夫之賢豈非古所謂君子人

哉。蓋自井法廢。而士始不安於耕。居畎畝者。不談說游宦。則迫於賦稅征戰。周衰已然。矧於今日。吾見草野書生。朝乘高軒而暮恥其故居不可旋馬。行遇父兄時常所往來。有厭然之色。語以龐德公事。不可入於心。況又使聞禹稷伊呂之風哉。今吾德昌家世儒學。潛光樸質。蓄止不洩。至於賢父子再世。始聞於時。埜震遇啓。隱璞遭識。聲明潤澤。宜有不得而蔽者。而方謙沖掩抑。欲尋龐德公本語。求安田里。豈不高哉。雖然德公之道狹矣。古之君子不皆以不仕然後爲安。而德公鄙朴過當視之。計較於人己禍福之間。其達纔勝於當時愚者而已。然自其子姪。如士元輩。已不用其語。若德昌父子之道。可以仕可以不仕者也。德昌年方盛仕方始。當世決未見捨。他日功成而歸。杖行几坐。洋洋乎以詩書禮讓益厲其家。又以化其鄉人。使滎陽之俗。農於郊者。見其遜耕而敬饁也。儒于庠者。見其睦婣可書而秀孝可舉也。當是時。馬氏之道。其及物爲何如。夫及物廣者。天之報亦廣。然則馬氏之安。非人遺之。天亦遺之矣。德昌曰。不敢知。不敢知。抑或然者。先大夫之慶也。子併爲我記之。

秀野堂記

宣之北爲淮。其土氣雄深曠寬。故其人悃慤力勤而趨本。南爲浙。其土氣清妍沃潤。故其人開朗多聞而好禮。宣人介而中居。隨其性之所欲而遷焉。有南漪湖。盤涵宣傍數州。而宣占什七。宣之鎮山曰麻姑。臨其上游。岡林蔽遮。雲物噴吐。隆隆然自成一島嶼。而岸湖之州。地偏勢隔。不立廛肆。非富商貴官之所趨走。淮浙之氣。兩無所入。靖康中。武德貢大夫自蒲城始來居湖之陽。幾二百年。而大夫之子孫。皆以文學

薦舉顯聞於時。有名松者。與余同咸淳太學。其父漕貢公吉德君子也。與其族連甍接居。衣冠棟宇。歲增日益。幾無墟壤。德祐之儆。傷物罄盡。而最西一堂。與附園諸亭獨完焉。茲非昔人所謂瑞室者耶。乃葺而自居。取大蘇公獨樂詩名之以秀野。而新築先世所卜以莊諸子。又規別館。以儲美書。延碩師。致嘉客。於是居者如趨萬石之庭。游者如造鄭莊之門。余丙申歲。亦嘗道南潯。登秀野之堂。而觴詠於其中。名臺美植。曲欄文磴。一一如意。而麻姑之支峯。離羣偃行。與湖相須。駐伏堂背。畝種之田。曲尺之流。縈紆迴環。信乎其爲秀而野也。越三年。公來請記。余惟人性之感於清妍沃潦而開朗者。近於秀。感於雄深曠寬而悃慤者。近於野。二者可相兼而不可以相勝。昔者仲尼憂秀而不實。亦不以野而勝文爲美。今夫南潯之在宇壤間。不知幾千百年。始得貢大夫居之。大夫又二百年。始得公父子文學而顯。至於廢興絕續之際。天又瑞其所居以開之。是皆有數。然公方敦飭其家。清修篤守。徐行儉取。若恐傷先世二百年忠厚之積。是不獨爲淮浙偏氣所勝。而能兼有其美。貢氏南潯之澤。吾見其未可涯也。遂爲推述大略。併地乘世本書之。庶幾後人知作堂之始。

清華堂記

奉化萬竹董氏。以衣冠文雅爲吾州甲族。其枝葉散布江浙間者。爲名卿材大夫不一。而萬竹故家。獨守恬素。輕進取有處士之風焉。余嘗過而愛之。有彥受者。於子弟愿甚。而台寧海俞出也。余與俞世舊。尤愛之。於是彥受將築讀書之堂於所居之東。而成請名於余。余取文選語。名之清華。而告之曰。子亦知夫水

興木乎．水之滔滔而來．若是之清而不汙者．豈非崇岡激之．巨石梗之．疏治之不已而致然乎．林木之蒼然．其蔚藹蒨絢於春陽時雨．若是之可悅者．豈非以前日之凝冬沍寒．鬱薄之久而能堅其華乎．是不難喻也．今子之質甚良．而資甚裕．良則不煩．裕則不勞．不煩不勞．則不知所苦．而懈於學．吾固願子激梗之以崇岡巨石．鬱薄之以凝冬沍寒．使清者益疎而深．華者益成而堅．不亦可乎．且子之宗．不爲不清且華矣．亢宗之難．不如承宗之易．進趨之有餘．不如恬素之不及．子之智似亦足以知之矣．以關西之風節．而有德祖河東之名德．而有子厚．非不爽然起於人意．顧去其初則甚遠．故不願子之似之也．彦受繼自今問安視膳之暇．督耕治事之隙．游歌於此臺之上．不惟其清華是逸．而以其已得者．日取古聖賢之言．洗濯培壅．候異時學成而材立．交廣而名暢．然後不得已而用．則用於世爲高流．不得已而處．則處於家爲隆棟．余之所愛於彦受．庸有既耶．

質野堂記

剡源先生幼而鬻居長而浪遊．老而鬻栖．獨常常以爲異．時儻得餘閒．營一區之宅於山林間．則將名之曰質野．以遂吾志．自爲斯言．憧憧然往來於心者五十年．而不能成也．蓋方其盛時．川浮驚流．陸走峻坂．鯨鯢滿前．狼虺怖後．竊自思吾惟學文干祿．以至危於道路．使但爲尋常人．何患無容足之地而安哉．及失勢而奔逃．扶攜老弱．經涉險阻．見所過窮村鄙人．籬垣潔脩．雞犬驩睦．又未嘗不起卜鄰結社之羨．乃大德丙午之孟冬．歸自上饒．於是筋骸倦衰．世念益薄．而眼前子息．各以長大．平生婚嫁．漸就泒簡．發橐

中裝舟車薪米傭賃雜費之餘尙留三千緡以爲陸賈分金則不給以爲蕭何買田則難多且專議興築伐材於近岡聚土於後麓役工以勞而使之自食煩鄰於暇而暈予之植不三月質野堂成以次充安閑岩嶢亭縮軒雪鏡諸役仍舊名而增新構前後左右凡一百三十六楹溪山面勢煙雲情貌無不欣合桑蔬徑疇禾麥行伍無不周密客有在傍歎曰先生之志則少遂矣抑欲以質野自晦而未忘於名也何居先生曰子不觀於山川草木蟲魚之爲物乎物之居於世未有無名者也草木蟲魚之可資於用也黃帝名之山川之著也禹名之惟羽毛有識之屬能以聲自名其名者然後人亦因其名而名之以余之區區持衰窮之身託於山川羣於草木蟲魚羽毛之屬以爲居游顧五十年欲成一質野堂不能得而今也晚暮幸得成之而得自名之而何不可樂而復何譏乎客聞而愈笑先生亦笑因復自名爲質野翁以記其辭於質野堂云

愛蓮堂記

物之無情莫如草木然至其發於形動於氣而隨人之順逆以爲禎祥妖孽昭然有不可掩亦猶人之一身其行事和平樂易耶則遇其境無非芝蘭玉樹乖刺齟齬耶則遇其境無非蓬茨荊棘昔者子思之中庸言善不善之先知以爲見乎蓍龜動乎四體而商書之陳天命謂之賁若草木皆其證也相臺唐伯榮所居錢塘東之圃有池焉植蓮其中歲己亥孟秋旣望其蓮生一莖雙葩圃人以瑞告錢塘好事者則旣繪爲圖畫以相傳誇說交游士大夫則且將作爲歌詩以相稱詡讚美伯榮伯榮於是取周元公語名其

並池之堂。曰愛蓮。而屬前進士刻源戴表元曰。盍有記。初、伯榮盛年。懷牒而南。嘗仕矣。驅馳未幾何有浩然之志。乃移其材謀之可辦於疏煩劇劇者。經營池臺。位置花石。費不傷煩。清不苦寂。値佳風晴日。體中欣暢。卽扶藤而遊。班荊而休。自有道者窺其微。固以爲不減千戶侯樂。至是雙蓮生。若造物嘉其安恬。而設幻以娛之者。伯榮曰。吾則何敢居之。或者吾唐氏之先世。遺澤鬱積。盤薄之久。而將發其祥乎。蓋當是時。伯榮之伯氏。在海鹽通守。叔氏在南昌試宰。皆秩滿將至。而伯榮之子居安。適用中朝官薦。通籍翰苑。一門內外。前後朱紫。歲時會集。左羔右雁。榮名貴祿。殆與是花相須而至。是誠可爲傳誇讚羨者也。然有一焉。蓮之德。元公以配君子。君子者之居於世。以孝友爲根株。貞恪爲附蓉。材敏爲條葩。詞章學問爲枝葉。花藻能是矣。視浮名外物之去來。如暄涼榮悴之制於天。培覆壽夭之存於人者。吾所不願而要其定焉。彼亦不能違也。伯榮兄弟居家有睦行。涖官有能績。蓄奇書。致名士。彬彬然與於文學。是能備君子之德。而知所以居其祥矣。故爲之記。

廣心堂記

鄞刻之交有塢曰匯溪。其傍之山層盤陡矗。悍急而無停坡。其水、春衝激瀉。紆繞不知幾折。而始達於匯。獨近乎儒者祥卿之居。則襟靈發舒。瞻眺展聳。祥卿遂題堂之榜曰廣心。意以爲其地當二邑之中。勢若至此而稍廣者。衆皆奇之。余獨晚而知之。蓋山將止也。當其地之中皆爲心。有百里數十里纔一止而爲心者。有不能數十里卽止而爲心者。亦有十里五里止之少而爲心者。心之廣狹。視其勢之偏全。若水、則

惟山之趨山止而止山行而行山全而全山偏而偏今夫匯溪是當鄞剡數十百里之中爲山之適止勢之適全心之適廣而茲堂又當匯溪之中爲止之又止全之又全廣之又廣者也而祥卿豈偶然得而居之哉余試與祥卿登堂而飲飲酣而歌歌懽而遊望其東之諸峯想像唐賢皮日休陸龜蒙躋攀唱詠之迹班班具在至花臺月榭無復存者其西之穹林窈洞則從劉罡夫婦暨孫承公兄弟所從登仙避世之道煙雲蔽遮不可物色其南之荒關斷棧鼯啼鳥噪固當江左王謝家衣冠絲竹之窟穴而其北之陰嵐海氣薄杳靄猶庶幾齊魯間安期生鴟夷子皮之徒不死而浮游其處方當諸公功名盛時形神炎炎朝馳暮奔去人何遠而惟高懷絕識之士揮而卻之如棄涕唾想其靈臺太宇池融淵淨略無絲毫畦畛邊幅傳不云乎得其大體爲大人得其小體爲小人夫人之所具耳目口鼻肢體皆同而大小如此相遠者豈亦以其心耶吾覩祥卿天資瀟灑門不輟客軒騎惟多心乃快愜而遇荒歲不進產待窮交不改愛自盛年懷儒官之牒不求調授子一經不廢業行藏去就動有古大人長者度量是眞能爲溪山佳主人對之兩無慚色矣故爲之記

居清堂記

自余歸榆林交游益離有故人子單允涵來輒密窮坐移日客情蕭然時時取架上書相與攄嘘隱几席笠蓑薪屐屋岸接籬而哦之以爲樂一日得東漢仲長統傳至欲卜居清曠之說欣然會心允涵曰若曠則吾不能抑願得清者居焉其庶乎因歸而名其廬曰居清之堂蓋允涵家世儒窶自先君子以艱棘爲

資積俸錢餽粟之入稍歸山中增舍廣室閭師里胥已從而指目其後故但有慕於清以爲衣食取給而不求豐餘起居取適而不至縱逸浮沈以玩世優游以畢齒而不翅志願足矣噫嘻嗟夫如允涵之謀與仲長公之所歎羨大略自無以相遠誠或偶而得之豈不甚幸而人事容有不應然者夫既以其身得脫於官府之勞朝市之役又假山林田宅溝池畦苑之饒足以養富舟車僮役浮游釣弋之具足以養佚羔豚魚果酒醪肴膳之珍足以養欲庭闈無恙妻孥恬適詩書道德談詠之交足以養素則是王侯卿相所無之安而神仙棲遁之流所不能兼有之樂而人世何以容之且夫清之爲道尤難於言雞鳴而起令耳目口體百爲與物營營然交鬬回念清夜之所存有能持而澄之雖塵埃滿頭泥淖沒膝吾視之如玉雪不然名利一不酬其心言動無以資諸人縱復朝餐沆瀣暮飲滄浪腸胃間秖益穢濁可醜耳故仲長公風裁雖高當其往來展轉青徐幷冀之郊談王說伯何所不有晚詣鄴臺不免參預曹公父子機事塵勞如此所謂平林高臺彈琴諷詩之趣度不過夢想及之而已然遺言灑落初不失爲佳士今吾允涵居有圖史之娛出無簡書之憂閉門奉養仰力於農圃登山遊眺雜坐於漁牧爲之不止將天機日深世累日遠而猶懼不足於清何耶天惟清故能藏光景神變化海惟清故能容蛟龍興寶藏古之君子至清如伯夷方能與人無怨其次黃叔度陳太丘諸人近於無威而物畏不言而教行又其次方至仲長公翬俟他日閒暇別爲允涵言之

陳氏不礙雲山堂記

余異時聞越中士大夫名其居之堂有不礙雲山之號者心誠歆賞之以爲山川信佳亦必有佳主人而後當之余安能如王謝諸人遂命車開道徑而從遊其間乎癸巳之秋會上虞陳孔晨於鄞與之言則堂孔晨物也在上虞之雪岑青山白雲庵之傍聞其名益佳余所居剡源諸山與上虞相犬牙孔晨雖貧而高爽好事喜客約孔晨歲時間意到輒訪之孔晨愀然曰噫此吾先君子南墅公之所名也蓋先君少而廬居倚廬有南山於廬中瞻眺爲最勝嘗曰是若造物驅設以樂我者吾既取以名吾墅矣倘幸而營一堂以居因其面勢名之以不礙雲山爲宜當是時天下名卿以權柄意氣得士如江東二吳趙信公李制置曾伯皆嘗聘翁入幕則皆致資合力成翁之志臺閣以文字知名如木石先生尤端名故參預姚君希得則各書四大字顏揭翁堂顏以爲之扁江湖騷人過客戴復古翁賓賜高髯則落堂之成往來題詩几壁以相讚處然堂雖落成翁未嘗即居之凡再上襄再度嶺辛勤三十年堂雖大成而翁倦遊老矣甲戌之事遂不可言又一年上虞毀獨此堂者巋然榛棘中吾兄弟不能寂而居也於是乎有雪岑之築雪岑在村郊空曠間名之以不礙雲山爲尤宜故姚扁吾存之尤扁吾弟存之雖亦先翁之居而先翁之意也始余忻然奇孔晨我輩士耳及猥聞孔晨言徘徊重有感焉夫物之資於人可以相娛而不可以相勝功名富貴之人一日而無爲則其心不樂日無以預乎煙雲丘壑之事而其力嘗足以兼之層臺疊館翠屏朱連土石疲乎鍬鑿林垣奪乎綺穀以至禽蟲草木之情震搖於歌鐘輿隸之役而皆失其素故雖雲山在前目不得舒心不暇領則物有以礙之也今夫越中固侯王之窟宅而山川之領袖前乎此時自非

以文章氣業相求。誰復有過上虞。問南墅翁之居者。歲月幾時。陵移谷遷。彼雄豪什百千萬於我者。忽焉不知蹤跡之所在。而陳氏雲山故存。求之南山則不礙於南山。求之雪岑則不礙於雪岑。不惟閱廢興通喧寂空之而愈存。散之而皆足。而一門父子兄弟。前苞後映。東攬西襲。若雲山獨於陳氏有情者。佳哉佳哉。南墅翁於余前後輩。余在金陵。適嘗識翁鬚眉雪白。顏頰丹潤。每侍坐留飲。必至夜分。目光炯然。談天下事。數千百言不倦。若無老人衰颯之氣。孔晨兄弟。眞能從容釀酒。作雪岑佳主人。令余忘醉。歌以附於文黨翁高吾家復古之後。南墅翁聞之。亦當爲雲山助喜矣。

水心雲意樓記

淳安胡天放嘗爲余言黃灘之美也。曰。黃灘南於淳安之治二十里所。背崇嶺。面雙溪。巖林澗壑之所縈盤。風煙魚鳥之所湊泊。自曾大父岳陽公以上。世居之。岳陽公既貴而徙居邑之西塘。大父桐川公繼貴。莫之有易也。然時時念念不忘黃灘焉。迨今西塘之廬且四世。當承平時。人情以遊宦爲樂。雖西塘闔闔中不得久處。而暇數數遠顧黃灘乎。邇來名宦事息。邑墟於兵。廬燼於燬。吾將返吾初而隱焉。丁丑之春。既披荊伐翳。架樓十餘楹於黃灘之上。取杜子美語名之曰水心雲意。而子爲我記之。余聞而歎曰。嗟乎賢哉。胡君之歸黃灘。信美矣。而何以有取於水與雲乎。夫水無心。人之習於動者。得之以爲心。雲無意。人之習於靜者。得之以爲意。及乎淵停坎蓄。風起雨作。動者未嘗不靜。靜者未嘗無動。而二者卒不自知其然也。今吾與天放。以其藐然之身。三十年行乎世故之江河。而生物之息。日夜更起而噓之。陷深而莫辭。

險數而不悟。故方其盛時。視人間之可欲艷愛悅者。莫如名第官爵車馬揮訶於門途僮妓笑歌於館榭。凊人之宾未黔。邸吏之駕已秣。使西塘之人咨嗟仰望。以爲不及。雖比鄰雞犬草木亦有功名富貴之色。此如水之方波。雲之初族。雖欲不動而不可得矣。洎夫心疲意倦而當休也。則猷畝榮於祿食。徒步安於駒御。禽蟲之歌唫。不儉於鐘鼓之考擊。丘原之陟降。不煩於筐楚之奔走。子朝出而遊於黃灘。黃灘之漁者。將與子分磯而坐。黃灘之牧者。將與子同川而飲。暮歸而休乎茲樓。黃灘之寸妍尺媚。將縱橫自獻於几席之下。此如暝雲歸山。冬潦返宅。雖欲不靜。亦不可得也。天放歸而屬好事者用王維盧鴻例。圖黃灘以見寄。天放善爲詩。凡與天放游者。登於茲樓。多所詠述。而黃灘溪有一老石。盤陀可愛。岳陽公屢屢爲之賦詩。而未及刻也。余憂患之餘。比天放尤早衰。決已無復四方之事。旦夕按圖髣髴。或因而起興。得附題於諸君登樓之什。又不鄙而託名刻石之末。則幸矣。

困學齋記

丁亥之春。余識鮮于伯幾于杭。方是時。伯幾以材選爲三司史掾。意氣雄豪。每晨出。則載筆櫝與其長廷爭是非。一語不合。輒飄飄然欲置章綬去。漁獵山澤間。而後爲快。軒騎所過。父老環聚指目曰。此我鮮于公也。及日晏歸。焚香弄翰。取數十百年古鼎彝器。陳諸階除。搜抉斷文廢款。若明日及有所須而爲之者。門無褻賓。至則相對吟諷松竹之間。或命觴徑醉。醉極作放歌怪字。亦有足悅。余雖齷齪。驟見伯幾如此。眞以爲世外奇崛不凡人也。別去五年復來。名字黯然無聞。問之云。伯幾比來懶不耐事。閉門謝客。方營

一室名曰困學之齋將收放心而求寡過焉余聞之歎曰嘻乎世有如伯幾之材而待困學者乎然如其言自不失爲奇士諸葛孔明高節不仕諸侯一出成鼎足之業其終身本志乃云抱耒躬耕作南陽田舍翁耳楮康人中龍不以三公易冶鍛之樂彼其雍容揖讓進退翛然豈無學人所爲哉今吾伯幾推而進諸楮葛之儔固所未遜其屈折就此殆似爲世故所困耳夫困道尙多伯幾不困於嗜欲不困於榮辱得喪之故踰於常人何止萬萬就其所好雖賢而未免於累者而愈輕之使如紀渻子之木雞亢桑畏壘之說豈不爲學之愈成哉於是知伯幾者皆曰子之言於伯幾爲宜盍以爲困學之記是爲記

清容齋記

鄞袁生養直旣規寢旁爲讀書之齋而榜之曰清容曰吾慕東郭順子之爲人而云耳其所從遊之賢者台劉君正仲父爲友復於伯夷柳下惠清和之說以爲之銘而書來剡源願有記夫東郭順子載於莊周其事他無所從質然如其言則天下有道之士也若夫孟子之於夷惠也余嘗疑之夫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人而至於無怨其和孰加焉彼子子然輕一夫之死以與八百諸侯之伐君者異論在周人以爲矯在商人未嘗不謂之當然也而孟子則曰衣冠不正望望然去之由其道者將入於隘夫無怨者固教人隘也哉柳下惠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夫子稱之曰行忠慮言中倫世有言行中倫慮而爲不恭之和者乎蓋夫子沒而學者傳其舊聞微異矣今夫袁生生於萬石之家而躬寒素之操處未弱冠之年而志丈夫之事日取古聖賢之言味之而學其道而求其清

焉已乃有所不慊於語而容人是圖是何生之所聞於道者過耶道未有清而不能容亦未有不能容而得清者也天之蒼然日月星辰係焉四時行焉百物成焉江河之泓百里一浸而明者可鑒毛髮其爲清而容也大矣生歸而益治其學懼不能清焉苟爲能清端居而家巷睦徐行而州里遜又益治而清之不止滯者盡清者安三年而與之親者不見喜怒之色焉十年而與之疏者不見臧否之迹焉夫子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凡生所學於古聖賢人之道與其所言舉無間然矣何羨於東郭子者而滯然學之哉若余之愚偶幸竊聞之而未迨學也且將求人之未暇其何足以進生乎以生之勤也姑次第其辭以附於劉君之末

養心齋記

史文靖公之孫曰景文其居第在東湖之上間亦往來州城與余相從如一相善也景文宰相家而余癯然書生聲欬不相敵然過余傾意氣與語有移刻不厭倦及見余披繙簡編塗竄鉛墨喜而從旁歎羨若以爲不可及昔魏公子之於侯生陰將軍之於井大春風度不亦若是然哉嘗闢一燕居之齋名之曰養心而求記於余曰吾觀世之人好役其材而智者何其愚乎吾年亦高力非弱然而能厭之願歸而少休焉將求爲子之學者與之朝游夕居讀書以寡過教子以佚老吾志足矣余謙謝久之則復之曰賢哉景文亦知景文之先所以居東湖者乎蓋夫東湖窮海之僻壤而會稽下邑之荒聚也其始不過爲農樵漁牧之居君之高曾擇澳而潛焉老者知慈少者與孝其俗幾少變而善矣無幾時而絃歌唱焉衣冠翔焉

而東湖爲文物之區矣。又無幾時。而高車駟馬之所奔驅。朱門甲第之所照映。騶官僕從。填塞往來。笙鐘歌舞。喧咽擁沸。而東湖之富麗通於名都會府矣。夫物氣過泄者。則當少息。人文太盛者。則將反本。今之東湖。亦可以少還其初乎。景文歸而力踐其言。使山川草木復得涵淳蘊實。以自致於君。且余聞之。采色養目之昏。鄭衛養耳之聾。滋味服御養口體之衰。惟以學問養心者無憂而常安。無辱而常貴。景文歸而規其名。益思其義也乎哉。景文曰。唯唯。遂書之以爲記。

學古齋記

三吳之州。莫大於杭。其地山穠水妍。其人機慧疎秀而清明。其俗通商美宦。安娛樂而多驅馳。通衢廣陌。行如附車輪而與之上下。坐如聞江潮澎湃之聲。竊意雖有董仲舒揚子雲。難於攻苦寂寞而守其淵深之思焉。州域之西南。余友人西秦張仲實居之。入其門。庭除靜修。草樹深鬱。儼然山人處士之宅。先是。巴西鄧善之與仲實兄弟交。分一室共居。而題其扁曰學古齋。相與讀書玩義理於其中。如此十年而善之以藝選召。且由此而進爲於時。仲實曰。我則不能。吾家有垂白之二親。貧無以奉魚菽。重使之疲勞道途。則奪其便。且吾非矯名者。萬一常調得一郡博士。給數斛米。充養具。亦足矣。何用是紛紛爲哉。於是學古齋仲實獨居而有之。余問仲實。子之安恬悃慤。言眞而志儉。既過他人遠甚。抑學古實難。子之道將何先。今且由子之學於是齋者言之。子早起而盥沐巾櫛。焚香而振册。則冠服鼎彝簡編字畫。非古也。飢食而渴飲。寒裘而暑葛。與夫賓客祭祀之交接。其禮文器物制度。非古也。廣而推之。出而與宗族姻戚朋友言。

入而仰以燕其親。俯以帥其妻孥。減獲一舉足一出口而步趨唯諾之節非古也。益廣而推之事之非古者何限。而子何以安之。雖然若此之類猶欲以古其外。必不可已。則又當古其中乎。故曰學古實難。始余之少也。有意於是。功名患難四十餘年。頭白志荒而茫然無成。今之來杭。尙賴比鄰於仲實而學之。仲實曰有是哉。子之言吾將佩服之。且以諗善之俾無忘吾齋云。

愛日齋記

吾黨之士有復初以門功世祿望於越。至復初之身而脩然爲清儒。余嘗與之交而賢之。一日屬余以其所謂愛日齋者。吾甚愛揚雄氏之言愛日也。其書兩舉之。其一以爲學。其一以爲孝也。吾學既不屑爲今人。猶幸而及事垂白之親。而吾孝不能爲古人。則吾病焉。故取以名吾齋。以勵吾志。子知我者。幸而爲之記。余聞其言。益賢之。夫復初之云云。豈亦篤學力行修謹博習君子人哉。然余自讀書涉事以來。平生交遊不可勝數。自非甚闒茸無志操。誰不能爲復初斯言者。顧久而皆怠。或雖不怠而勤所不當爲。疲心竭力而反陷其心於不屑者。往往如是。故君子之學也。將以爲孝。而其爲孝也。不可以無學。今夫口之於肥鮮。體之於輕煖。耳之於韶美。而心志之於歡暢。此人之志願。而仁人孝子之不敢不極於其親者也。然而學道者有不得而願焉。彼以其身享簞瓢如羊豕。被鶉縕如狐貉。安煩習苦則聽其命而奈之。俾其親而甘之。故有窮日之力。皇皇焉欲榮其身。朝登金張之堂。暮投衞霍之第。以從事於祿養者。此譁於名者之愛日也。雞鳴而起。操錐刀之術。日昃而不得休。至秉燭以繼之。曰吾不爲是。則饘粥不充。而甘旨且缺。此

貪於利者之愛日也之二人者欲孝矣而病於不學蓋有欲學者又或病於不孝呻吟佔畢以爲勤組纂藻繪以爲工雖賢者不廢則有資之而淩節躐等者焉方其惜陰童齠請益觚槧則已心高志揚有馳里門淩諸父之氣此驕於學而愛日者也學問以去蔽而有專精一經之士慕蔽帷籌火之名習持書漂麥之事忘飢渴迷晝夜神癡氣眊而其親之容顏命令有不暇伺察焉此愚於學而愛日者也復初生於三公之家長於萬石之族今動心忍性皆已不有其有清修而靜虛詳視而順聽於前四者之事可以保其必無聞所居北海坂之上有便田躬耕有善書家藏先大夫手搆南望一區湖峯縈環仰有煙林雲月風嵐晴雨之翫俯有魚鳧鷗雁蒲荷菰稻之適越之姻連多良儒而太夫人禮法家復初出而與其徒清談雅歌商榷今古盡文章翰墨之樂而披爛斑之衣侍寬閒之燕日喧輿軒時節觴膳極庭闈顏色之奉是自古交游淵藂之不能兼者可以不出戶限而得之賢哉復初亦無有頃刻慊然於心者乎復初曰是則吾何以當之抑子之言於愛日爲有助前之可懼吾將以爲戒後之可樂吾將以爲勸遂書以爲記

謙益齋記

天下之善惟其不免於私之爲者常人之所易容而君子之所必察然亦有心知其然而名義之責不可加則舉而歸之於天何者吉凶禍福是非善惡至於天而庶幾乎各有所止矣故曰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僞余嘗怪今世士大夫位卑而氣高身微而欲廣於力之所及爲志之所得施一切無所辭讓而獨姝姝其容訾訾其辭傾己以行悅於人曰將爲謙以求益是果以謙而益者乎哉是豈非穿窬之行龍斷之

道而天地鬼神之所忌疾者乎哉昔者伯益之書蓋言之曰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既而推之至誠以爲人能至誠而物無不動既而文王周公以來以其繫辭而著之於易既而孔氏之徒以其說之大略而發之於中庸既而儒者禮法之家以其道世守之至於春秋秦漢之初而猶以爲教故趙文子之早慧也而其父忍於折委笄張子房之未相知也而其師安於坐而受履魏公子張廷尉之貴也而其客敢於使之執轡結韝是皆誠心爲之以損抑分量之有餘而增益其不足非獨如是而止吾想其時齒於庠而貴者猶有坐於賤者之下而不慚也行於途而壯者猶有代其老者之負任而不以爲德也射於鄉而能者猶有授其不能者之爵而不倨也於乎是豈非天道之當然而容可以僞爲之哉長樂林敬與温然好禮知義君子也紫陽方先生既名其讀書之齋曰謙益而重之以訓辭而敬與復以謁文於余余於先生之已言者不能贊也舉所聞於天道以證之因以爲之記

剡源集卷第三

記

清峙軒記

余嘗愛東晉人善清言。談之使人翛翛然有高世想。及出而預人家國事。輒不能盡酬其懷。然議者終以前意不相異同。曰是固有命。乙巳春。遇高安李所瞻於冰溪之上。相與劇談此事。爲之太息。既而諗其居有讀書之軒。名清峙。問非東晉王茂宏以稱庾公者乎。則大笑。夫庾之得於人不薄矣。起世家不出門。致公輔。聯貴姻。據要權。而身兼名賢之目。一日進用少遲。則九州四海以爲鬱子不見夫山乎。山之嵬嵬。上摩青蒼。下蟠無垠。然必能出雲雨。吐光景。與草木藏虎豹。游仙眞人始異而神之。世稱瑞曰景星鳳凰。景星鳳凰。不得數見也。見則其時良。其國昌。庾公之清峙。人望其爲山爲景星鳳凰可也。庾公其能然乎。若吾所瞻。恣睢於詩書之林。頡頏於風憲之府。徐行而廉取。精思而靜持。幅巾布衣。起乘傳車。以柱後惠文彈治道。強侯悍將。不少震撓。公休吏退。焚香閉閤。吳吟洛詠。作仙人處士。亦無愧怍。此其規模器量。雍容蘊藉。豈與夫退不忘進。進不能退。往來於功名得喪之岐者。同年而語哉。雖然。晉人猶能清言。人物如庾公。清峙猶可觀也。更後百十年。清言日微。以至於隋唐科舉興。名檢廢。士長驅疾馳。不暇峙矣。吾與所瞻。

生於百世之下百世之上事無庸深議所瞻之鄉有三劉先生清風高節過庾公遠甚暇日約所瞻登石龜峰絕嶺踞畏壘臨滄浪誦冰玉堂之詞歌廬山高之篇以爲樂以附於古人班荊傾蓋之贈可不可乎所瞻曰唯唯因以爲記

容膝軒記

始余讀書則嘗想像古人居處服食動作百物之態以質諸書中之所言合者以喜不合者存而求合然後已出而語於人曰如子言則當席地而坐汗竹簡科斗書編韋而讀之而後可又益求不止則夫是棟宇衣冠飲饌者將皆不合而子豈不爲怪民哉余曰孟子之論友也先論世而學禮者道古昔稱先王豈曰吾具耳目口鼻四體儼然但當爲今人也而已乎自爲此說與世之人落落不相同之日亦已久矣而終未悔會稽孫君凝字德夫築別室於寢之東偏聚古聖賢人之書以學於其中命之曰容膝余聞其名而思之蓋聞古之君子所以居其躬也勞矣雖一欠伸一俛仰而不得肆也其揚之有次而動之有業聚之有分而息之有時凡其得專席安車凭几杖而休耆惟老而貴若爲師者爲然餘人則否而士非其世家若秀孝有聞於上則何能脫乎沾體塗足之勞而近於册書琴瑟之事若今之士職未離於子弟而享父兄之安身爲匹夫而兼封君之奉不賢者在所不論賢者亦不過飽食放言於禮法之外故夫昔之有爲容膝之言者體已若少倨然非三代學士之所得行也又嘗下之而論則昔之抱膝而歌者今之道家導引之似也昔之膝行而謝者今之禮家匍匐之似也其云容膝乃近於今浮屠家趺坐而儒家反以爲

非禮者也。於戲。以三代學士之不得行。而今得行之。以吾人所笑以爲非。而或以爲是。是可不思其然哉。然余竊嘗聞之古之學者。左圖右書。國家以來。士大夫好事家往往猶能置圖畫於壁牖間。暇日賓遊者至。卽與之左窺右索。以徵古事之所由起。故談笑動作。皆有本末。孫君世家。詩書多聞而嗜學。方今棄軒裳。薄城市。而爲山人處士之事。望其居。清氣蔚然。傳不云乎。禮失則求諸野。他日余也力作之隙。踵門而來。俯身而請。儻幸惠然教之。君曰。吾固願聞於子者也。盍書之。以附於吾說之後。軒成之明年。剡源戴表元記。

餘軒記

鄞程士安佐浙東元帥府。於明公退。不忍棄其餘。日讀書以明理。畦所居軒外餘地。種蔬以給食。而問軒名於余。余名之曰餘軒。安逡巡而笑曰。吾之問子。義止於是乎。余爲詳言士安之起居出處。所以資於餘者以告之。人之居世。必有事焉。以勞其心思。而役其筋骸。古之君子。自孩童以上。糞除趨走。絃歌舞蹈。弓矢羽籥之類。及諸賤事。無不嫻熟。故平居多勞而少疾。一旦驅之臨煩處劇。則亦無趦趄畏懦之色者。餘於身也。齊民之倫。莫貴於士。爲士而不識其事。憒焉與凡民何異。豈獨不異。仕而糜之。則反以爲賊。不仕而儕之。則反以爲蠹。山林韋褐之徒。足未嘗履官府。而憂人之憂。急人之急。魁然負廊廟之望者。餘於識也。以醫藥者。不習則殺人。以沒泅者。不習則殺身。政之禍福。危於醫。險於泅。而人之習之。益鮮。羣居豢養。不知衣食之所自來。況復餘事。今以一人耳目之聰明。坐於五流四民之上。而指揮布置。縱橫左右。人人

不失其所欲者餘於政也谷容澗湖容谷瀆容湖海容瀆閭閻隘夫扶背齧齒出橫逆以挾人至於大人長者之前如飄風然蓋有有道之士以容一世之人而未足觀其胸次休休焉若可以容天地萬物者餘於量也才支一時智周終身是能及其所知而止惟德無所止堯舜垂文章爲永世法禹之水功稷之農勞仲尼之儒道衣被長育且累千百年天之助之人之味之亦累千百年不絕者餘於德也士安生於齊魯諸生之宅里衣冠翰墨今爲許洛通才盛年方出遊大藩府於學何所不該於用何所不給鉛槧俎豆間事不可不問而悉也抑此五餘者其毋忽忘乎哉士安唯唯因書以爲記

省軒記

大名王麟伯官蕭山三年秩滿當北歸留行過余於吳見諗以其所居之省軒而求言以爲記余惟麟伯自其少時則既知誦習於聖賢人之書長而能遊則及接識天下之名卿賢大夫游倦而仕則又能行其所知而無愧於百里之民是其平生本末種種皆非流輩所及顧方兢兢然願內自省焉豈非厭時材俗譽爲不足喜而求庶幾有見於道乎哉抑余區區之愚雖不足以助麟伯姑嘗試爲麟伯誦其所聞而麟伯亦嘗試爲余聽之蓋余居山知天台華頂三十六峯之險且艱而山中之往來而行者未嘗病也問行之人則山之縈紆屈曲低昂起伏嵌窪偃突雖陰暝霾晦而一能識其處他日其人與羣兒戲平陸白晝蹶焉又嘗行大川淩震澤浮揚子見舟人駕扁舟於溟涬洶湧吞天浴日之濤目無留瞻而手無停操人人爲之震眩失措而己方夷然不自以爲勞及乎篙休載輸放意酣臥而漏生其中此省與不省之說也

今夫吾人以其邈然之身，行乎世故之風波，而歷乎人情之險阻，功名利祿之誘、嘘之於外，妻子饑渴之迫、驅之於後，此雖欲省且不得暇，而顛迷陷溺之憂何由而免。故古之人居則必有盤盂几杖之銘以省於視，動則必有珩璜琚瑀之節以省於聽，納屨也必有絇以省於步，飲酒也必有禁以省其量，御省於轡，立省於珮，交際也省於辭令，侍命也省於容色，齋戒也省於衿鬱，寢息也省於夢寐。此猶曰平居暇日，常情恐懼云耳。古之學道之士，稱能省其身，莫如曾子。曾子垂沒，啓手足，自謂能全而歸之，而小人姑息之愛，方見慚於執燭之童子。遽伯玉能悔四十九年之非，行年六十而六十化，而能自儆戒其高年卓識，無一毫衰頹昏憊之氣，則其精力剛強時，從可知也。麟伯之齒方少於余，余也蓬蒿之資，俘獲之器，身不待恭而卑，語不待簡而訥，而麟伯居處豪養，聲實皆厚於余，以余之猶不敢惰也，而麟伯安得泰然無虞乎。惟各不至於白晝平陸之蹶，篤休載輸而漏其舟者幸甚。於是麟伯謂余之言慤俾書而刻諸省軒之石。

清茂軒記

刻源在雲山與四明洞天相爲犬牙異時，避世幽棲之士，蓋多有之，而故家荒蕪，遺牒散落，余嘗恨之久矣。獨所謂大雷山者，嘗爲唐賢謝遺塵所居，其名著於騷人墨客之賦詠，蹤跡宜可考見，然刻源有兩大雷，東西相望百里，皆在萬山之中，人跡罕到之處，余亦無從深覈其何以也。兩大雷之下，皆有石門，鐵壁平立，湍流貫之，因而謂之門，而在東之門，適去吾家不遠，余既來爲農，時時以賤事往來其間，門傍有龍祠，間隨父老禱謁水旱，頗愛其土狹不枯，山窮不悍，雲泉蔽深，竹樹蓊密，私以爲謝公之居，庶其在此，訪

歷其聚。則梯高以飛宇。夷凹以展圃。青簷堊垣。斷續隱見。謳謠之聲。忽出林莽。嘻乎異哉。有毛氏子震卿。秀整而業文。其廬獨當溪山偃薄之會。蓋毛氏自曾高以來。世稱寬厚長者。至乃父始以詞賦薦名於鄉。而上諸天官。於是招延賓客。儲蓄異書。闢一軒於燕居之左。名之曰清茂。余每過之。酌泉而歌。席陰而坐。爲之徘徊忘去。殆不獨以其居也。嘗即軒中所見問之。子知子之軒之名之所從始乎。夫斯泉之水清矣。泄而達之。可以至海。有不失今之爲清者乎。亦有未至百十里而止者乎。斯林之木茂矣。望之蔚然可悅。追而致其材。有中爲九筵之室者乎。亦有取而爲雞豚之柵。猿狙之棧者乎。是不可得而知也。今吾子之居於此土。幸而無四方之事。力農以美藏。量材而愼出。一匕之餐。必勞而後食。一武之地。必視而後蹈。吾見祖父隱於農耕。而子孫資之以爲達人者矣。未有既爲達人。而子孫得返於農耕者也。何者。其先之善抑鬱於隴畝之間。百年蓄之。故一日發舒而不以爲暴。及其貴盛。服飾鮮華。輿御美倩。恥於素所僻陋。而求遷之。已散之朴。一決而不可復收。勢無足怪。吾視子之志與年。皆不可及。顧方閭閭。愿靜若有所耽於勢祿之外。而余亦倦遊。駸尋老矣。其獲免於前之云云者哉。震卿聞之。灑然而喻。曰幸甚。然必書之。以警來者。遂書以爲記。

恕軒記

東平程侯士譽爲通守於吾州。和以承長如兄。禮以接士如賓。恕以恤民如子。嚴以馭吏如隸。而獨於姦魁俠徒譁黨貪類。疾之如仇。每臨廷發政。心平氣爽。春暘容煦。而一得其人。則研窮鍛擊。不貸絲髮。逸者

門禽稽者窟考由是平時世家根連爲惡之胄收蹤改業一國稱快而不得志者亦狙伏而伺暇日余嘗過其退公之居見室顏之扁曰恕軒余請之曰得無意有所抑若古人佩琴服韋之比乎夫恕之爲名也約而其道甚廣儒者蓋難言之而人情之剛柔緩急與夫處世之拘通行事之寬猛尤不容以一概其至大要則嘗苦於利害喜戚之不能相知一不相知連牀隔於楚越同氣疎於途人而況持三尺之法以臨一州之民勢邈而分懸情深而貌峻而欲興其所利除其所害就其所喜違其所戚戛戛乎難哉故善治民者嘗先於以身推之曰吾之未來茲邦也因居於家吾爲長於家而患承我者之不吾和也故推之以和其長吾爲士於鄉而懼接我者之不吾禮也故推之以禮其士吾之居廛見吾之鄰有爲民窮而無所告而有司不之恤吾非之故推之以慈其民吾之居位見爵官貴將幸有權而爲吏控持以暴其民而不能馭也吾嗤之故推之以嚴其吏至於姦魁俠徒譁黨貪類天道之所不容公法之所必誅自吾有知識則心誠嫉之推之他人其誰謂之不然故於文如心爲恕人之所欲和所欲禮所欲慈所欲嚴者皆吾如其心而欲之人之所嫉吾亦如其心而嫉之察之於身驗之於事習之於家行之於國蓋無往而非恕也且虎狼不遯羔犢不育蓬莠不除禾黍不興姦魁俠徒譁黨貪類不清良民不寧爲長吏者惟能於此有所不恕然後能行眞恕故曰仁者必有勇又曰惟仁者能惡人堯舜之罪四凶周公之懲荊舒刑管蔡仲尼之誅少正卯其爲恕也宏矣而於政何所傷於侯之意何所當抑而余復何所贊其辭乎於是侯聞之愀然而喜肅然而興曰美乎子爲善言人情者其遂爲我記之

蒼翠樓記

宛陵多名山人以李太白所愛遊常常誇談之然而其州多平岡淺陸城居者初未嘗得山而玩焉出郭西七里至王敬叔之居則宛陵之山四面集於其門近者盤旋遠者鱗轂而敬叔之居自其先君子所植古梅老桂修松茂竹陰森蓊翳儼然幾如雲門石洞有一樓橫峙其巔尤與山稱敬叔既取太白詩語名之曰蒼翠樓而從余索文以爲記余惟天下之物凡其不能忘情於榮辱成敗者往往須名而行名榮而榮名辱而辱名成而成名敗而敗然其得之也必各顧其分故季氏強大夫也不得越境而有東蒙孫叔敖賢相也僅敢取寢丘之陋封惟夫高曠奇逸之人無求於時不拘於物彼出林草野煙霞泉石之具又非人情之所爭物論之所禁故可以多收橫取而不較若今蒼翠樓之託於太白是已方太白之來宛陵出於一時飄忽神馳氣跨不可測識而宛陵在江東古爲衣冠玉帛往來駢集之地想其名王貴卿車轍馬跡處處而有今千百年後乃知太白獨常遊之甚者雖非太白所常遊者亦欲扳挽其平生辭藻而及於乎是豈不以其人耶余觀敬叔天資明爽不耐羈束時時幅巾野服瀟散塵外居家資產不能致百金而常好客置酒酒酣與其兄弟高歌朗吟下筆皆無俗子氣韻似此輩流固當爲太白所許頗恨生晚不及識其先君子而規模蹤跡家風井井已略可以得之矣

充安閣記

刻源翁居不能二十楹界其中之後垂蔽之以爲閣冬舒其簾夏達其牖温涼晦明時闔闢之以趨便焉

人皆不堪其隘且勞。而翁居之彌安。家無浹晨之儲。兼仝之値。而有書一車。悉取而陳諸閑之四旁。坐閱而臥諷之。左右縱橫。充然無不滿之處。因命之曰。充安。嘗歎曰。昔周元公有言。君子以道充爲富。身安爲貴。我不敢希其人。而希其言。可乎。然雖名之久。而猶疑之。一日忽悟而笑曰。吾所以疑於元公之言。豈不以富貴爲美物。而不敢居哉。夫聞其名。猶疑之。而遇其實。將如之何。是故不可以無學也。今夫余也。固刻山之窶人也。而昔之當仕者。亦余也。有仕有不仕。而余一也。昔嘗見有乘車而行於途也。其不乘車者。相與羨之。他日逢大官於途。則其乘車者。先俯然下之。豈不以其尤嵬嵬哉。等第而充之。人之相羨。無有紀極。而山林道學之士。非而訕之曰。是俱不足爲吾道者。若是者。亦高矣。又有遺世忘物之士。笑其爲高者。曰。彼自爲彼。吾何以存於口。而非訕之爲。我與之俱行於途。如壯夫之觀優。不怒不悅。如飽人見嬰兒之珍其餅餌。不嗤亦不唾也。然則余今之窶。爲何所失於余乎。余行四方。而不知田疇稼穡之事。今始力而爲之。而筋骸已疲。不可勉強。顧吾居之左右前後。無非農者。而余安得偃然獨辭其勞。呻吟偃僂一年而知其候。二年而通其業。三年而寒暑燥溼。欲與之俱化。每至釋鉏解笠之暇。入休乎充安。意挾一册而披之。見古之高人勝士。如鴟夷子皮張子房之徒。辛苦兵革之中。晚暮脫乎不測之險。遺其千仝相印。幾無所適。欲如余之徜徉鄉井。棲伏原圃。翛然爲無名布衣。而不可得也。見申屠蟠、司馬德操輩。逅於喪亂。全於貧約。若可以無預人事。而身居名賢之目。其風采爲四方人士之所走集。欲如余之交疎黨棄。指議不及。仲眉縱足於是非臧否之外。而不可得也。見皇甫士安、王仲淹。幸可以充默自容。而何用著書以取名

於時見諸葛公房喬丞相起畝而騰風雲歎其忠勞以沒而惜其子孫遂捐家世耕漁之舊以輕其身而余於是閣心無遠馳業不他慕時勤而作遇倦而息屈伸偃仰以舒吾體周旋涉歷以散吾目環堵之內方寸之小而山海衆物之藏具焉宗廟百官之美寓焉古今九州萬里之交聚焉當其氣快體適何有乎王公之尊何睹乎宇宙之廣何慕乎千百世之下名余爲何人哉而況乎人間區區飢寒得喪榮辱之懷何足以容言言以是爲充安於元公之言可乎不可乎且吾閣吾名而又何疑可不可於他人耶言畢諸兒置書執筆請曰翁今之言大於韋絃不可以無識也豈惟翁自命之其有所教矣遂書於閣之壁

松風閣記

山陰王德玉之居在州城之東隅因臺池之秀林丘之勝橫俯之以爲閣而名之以松風既乃以諗於余曰於子何如余惟山林風物耳目情態之殊樵夫野客能深知之而不足以爲樂江湖市朝涉於世者忽然得之足以爲樂而不能以深知若余者庶幾知而樂之而德玉庶幾聽之今夫松風者其初發於陰巖撼乎陵丘當夫天地閉塞萬物枯槁鳥棲獸藏路無往來沙石爲之飛走林谷震而驚恐則是風也衝撞叫呼觸者容傷當者膚摧非夫堅全而不蠹靜密而自重者鮮不撓焉若是者特適遇其怒耳及乎委蛇而休優游而行春和氣明人禽熙恬山光野聲相爲清妍則是風也徘徊乎卷阿周流乎平林昂者爲舞偃然爲笑雖培塿叢薄之間可以暢意自樂而況於翹翹者乎若是者又適遇其喜矣乃若驕霖欲收稚暑方壯潛居愁寤幽伏畏喘千金之子環堵之夫鬱鬱不得免焉颯然微涼幕舉襟啓開牖而視之則蒼

雲扶疎。清陰如屋。纖塵不揭。百籟猶默。而翛翛瀏瀏。已爽焉若游清泠之淵。而餐沆瀣之漿矣。當此之時。可以投壺雅歌。可以抱膝長嘯。可以偃息。可以笑傲。若是者。可謂樂之極。遇之至。而世言松風者。庶幾乎得之矣。今夫德玉居有紛華喧囂之厭。出有功名進趨之恥。清修而強學。虛心而敏事。視人間之得喪休戚榮辱。嘻懼。豈有以異於寒暑之變。顧吾所以堅忍自持。逍遙內得。小失意而不遷。太獲願而能止。亦有以遇於適然之遇。爽焉之樂者乎。古之君子。三揖而進。一辭而退。彈琴著書。飯蔬飲水。以爲榮於軒綬。甘於鼎俎者。用此道也。德玉肄習之暇。登斯閣也。想斯名也。必有灑然於中者矣。德玉曰。是吾樂也。抑吾願與客同之。遂以爲記。

拂雲閣記

貴溪道士盧明仲。既創築玉清觀於所居廬峯之山中。即其上游。架一閣焉。以栖心放目。而取於物之至清而至高者。榜之以拂雲。而徵記於余。余異之。曰。噫。有是哉。夫雲發於微茫。散於冥濛。而反於虛空。來不知始。去不知終。其無定止若是。而欲取之以爲清。以爲高。蓋人之強名其然而然。而雲豈其然乎。且吾居於山。頗知雲。請爲明仲彷彿言之。而明仲亦彷彿爲我聽之。蓋余之昔也。嘗健游倦歸。而迷其鄉。望望然千步數百里之外。以爲雲皆在墟市井落。而雲無有焉。又千步數百步之外而望之。以爲雲在郊陌藩擭。及至郊陌藩擭。而雲無有焉。又千步數百步之外而望之。以爲雲在林薄崖谷。夫自墟市井落。累進而至林薄崖谷。其取於雲彌近矣。就而即之。雲終不得而有何也。雲固與人相得。而遂欲記而取之。則不可也。

人之求有見於道。亦猶是焉。彼道游而忘歸。迷鄉而不知求者。姑置勿論。幸能歸而求之。其初焉不至。以爲在言語章句。求之言語章句而無之。則以爲在名物度數。求之名物度數而無之。則以爲在居處動息。求之言語章句。則墟市井落之類也。求之名物度數。則郊陌藩擭之類也。求之居處動息。則林薄崖谷之類也。人之求道。而能擺落言語章句。超脫名物度數。一取之居處動息。用力也精。而見功也敏。賢於常流何止萬萬。抑豈居處動息。明仲、登斯閣也。澄觀反視。凝思靜察。一窗戶開闔。一几榻縱橫。一巾幕張弛。無非道者。豈惟一雲一泉石俯仰。一草木卷舒。一禽蟲語默。無非道者。然就而求道。種種皆不可得。是雖君家計然之智。不得而推。莊周之辯。不得而悟。而余也當復爲何言乎。明仲居山林。久泊然於世。無奔競意。性篤孝養。一母老矣。廬西峯下。對之若不忍暴刻雖去。當世所尊尚清高有道之士。非君輩其誰。

潛窩記

剡源之徒陳生養直。題其居曰潛窩。客有疑之。而言於剡源翁曰。陳生年方強。氣方開。而遽從事於潛也。何居。他日閒暇。以問生。生曰。彼客者。安知吾潛哉。吾之潛有三。吾之幼小。爲子弟於家。懼倫類之不通。而疎於禮。而願潛於學。長涉世亂。懼憂辱之切其身。而願潛於名。益長而老且及之。無以傳永遠也。而願潛於德。爲窩而揭焉。朝出而履其外。吾思之介介。夕歸而寢其中。吾憂之沖沖。起居食息。凡惟是三潛不敢置。而何有於客之云云哉。始翁以避地西來。幸與生家交故舊。謁館憩止於時。見生雁行間。步驟峭楚。既而隨諸兒受書稟業。知見日益。然私心不過以翰墨事相待。行藏離合。忽然不知光景之變化。迨茲聞拒

客語爲之爽焉自失蓋翁之於潛亦習之五十年而猶恐不至者也乃以其意作詩三章歌之以廣生一歌曰生誠潛於學兮寧惘惘以行其朴兮毋嘵嘵以爲覺兮再歌曰生誠潛於名兮春華之英英兮須風霜以成兮三歌曰生誠潛於德兮薄取以厚吾宅兮抑貸而不獲姑耦而食兮歌畢因書於窩之右方以爲記至大己酉季冬既望

壽樂行窩記

始余兒童時受論語至仁智樂壽之章而疑之有老先生教余云人惟無物以累其心則壽樂生余時愛其言簡而終不解蓋自涉事以來行世故苦樂榮辱四十年然後知其言妙於理也今夫人之居世雖強弱勞逸不同而年壽之量大約皆可期以百歲富至於萬金貴至於卿相與夫陋巷一瓢之貧賤充其所求亦各有以自樂然得於天者或失之於人得於人者或失之於天故山林虛曠矯世之徒爲莊周列禦寇之學者寧不願久生富貴以爲高其說曰人壽則多辱南面之樂不如泥塗之無憂而市朝沈溺之士至於服金丹信方士以庶幾長年不死幸而苟存又不過馳騖貨財聲伎狗馬宮室之區區以肥耳目之慾余以爲似是之類殆皆過也惟無物於心者則不然其中休休乎如山之無不容而造次顛沛不可得而遷也其外油油乎如水之聽其所趨嶇嶇百折而亦莫之礙也由是其心雖不期於壽與樂而二物自至雖不必辭之以爲高而二物不能爲吾累此仁智之道也古睦邵德芳少壯與余遊太學同業選禮官仕銓曹同年嘗被檄考兩浙進士同寮當是時意氣軒軒殊自喜既而隔絕不相知余窮居海涯而德芳

離其本鄉。僑居松江五湖島岐幽迥之處。邂逅客遊見之。蒼顏白髭。無復故態。與之坐連日。咨嗟抑鬱。可憐之語。一不出於口。問其居之志。曰吾家睦也。有先人之故廬。嘗竝西築堂曰壽樂。竝堂爲亭三。前二後一。可以休息。可以遠眺。今居松江。未之能樂也。而不敢忘。姑彷彿其大致。爲一堂一亭。以寄吾思。而將榜之爲壽樂行窩。子以爲何如。余喜德芳之德有成。行乎世。故苦樂榮辱。隨其居而安之。而無所累。與余之心合也。書前說以告之。因以爲行窩記。

芷屋記

鄉友范龍友字雲仲。嘗以芷屋名其居。而從余謁文以爲記。余嘗問之雲仲。屋凡數楹。種芷若何。雲仲曰。吾窶人。未遑於是。姑有託於騷而云爾。余聞其言。竊有感焉。蓋余少而喜騷。私念其居近市囂隘。故嘗思爲楚人飄蕩淩說之辭。蘅蓀以自廣。既而思其所服食。思其所佩襲。思其好樂。思其寄託。獨恨與屈大夫同生江南。而騷中草木名字。往往不能通解。豈由湘浙風氣土俗不同而然耶。久之得一官遊楚。日與楚人博物通文字者往還。舉而問之。其茫茫不知。去吾浙人無幾耳。余然後始大悟。夫學騷人無庸以名物爲主。亦聊取其志而已。然方是時。不免爲科舉利祿之役。既以不資之身。爭得失於千萬人喧呼之場。衝風露冒暑潦。跋涉一二千里。水陸以千斗升之粟。此何足與語屈大夫之風哉。邇來形顏悴枯。氣質變化。異時隻言片語所探掇於騷以爲娛者。油然觸心。不知百憂之集。則聞雲仲之言。豈不亦有不期而同者乎。雖然雲仲之言雲仲之志。余所嘉而慕也。而名不可以無當也。余近所居山麓旁。多閒壤。頗欲規數十

百弓之地爲一藥畦聚衆芳而環蒔之四時攀玩葩條搜摘根實以遺老寄窮於其間因念楚物如江離杜衡蘼蕪宿莽蒲蘭蕙菌之疇猶可以類取惟芷之在騷是不一族曰辟芷曰白芷曰白蘅曰芳香曰藥蓋皆芷也然則是物宜江南最多有而最不易識雲仲誠有之則幸以見餉以補山中之缺願芷不難致而余畦成未有期恐亦與雲仲之屋相類耳雲仲笑曰姑記之

擬晉山房記

集賢學士河東李公士宏以好書名天下稍暇則取晉右軍縱筆擬爲之所居山房之窗壁几格硯席諸供具花物皆奕奕有晉氣由是以擬晉題其顏而介所從遊以徵言於余余始聞而疑之以爲集賢公之居切邇中朝既以文學爲眞侍從出又爲賢二千石摧強扶良拯飢約興廢墜去之既久而能使其民詠思之不忘是於材何所不具於古人何所不可至而專取晉人書名以自擬何耶噫嘻嗟夫天之生斯人與之以聰明藝能必將使之有爲以用於世而人之耳目手足筋骸精力苟不時時役動勞苦之以發散其昏滯則血氣不行而疾疾生焉故古之君子生而無不精於賤事及閒居偃息投壺也以習於射歌詩也以肄於舞以至干戈羽籥琴瑟算數之類無所不學書刀簡槧雖非如後世之妍亳媚黑亦往往求通其說而盡其用一旦猝然起之臨戎出政則亦不至有悚怯齟齬之態秦漢以來此俗猶在黨錮興而士始以清虛爲高視人間事一切穠秾之若不足爲者晉氏遂東風塵迷日始眞無所用力而各獨以其書傳右軍在當時輩流中傳最甚雖書之工亦緣其人沖懷妙識嘉謀靜操有以相挾而爲之耳豈惟右軍

令他人皆如王敦郗超等輩千載之下望其遺迹將棄唾不暇又豈置齒牙哉今吾集賢公生於興盛之朝而據乎逸爲之會其起鵠舉其止豹隱萬萬不當以丘壑自局翰墨一事未之能忘蓋優哉游哉聊以寄意偃仰爲適而已而謂可以窺公之杜德機乎於是知公者翕然而同辭以爲余之期公與公之可用於世誠不但若是而止請書以慰公而且爲公勉焉